



晉 孫 甫 集

卷二十八 詩 畫 樓 詞

卷二十九 賦

卷三十 書

卷三十一 書二



春融堂集卷二十八

青浦王昶



琴畫樓詞四

此卷皆考年類唐之筆能輕重清濁之間為不生分寸而法庸思性筋手生硬其上者僅及平松疎不足說矣

絳都春

丙申正月回至成都游青羊宮

崢嶸金碧是千古舊留仙宮帝宅臺榭如新香火微消仍遺
蹟當時柱下人誰識共瞻仰猶龍風格函關紫氣經傳尹喜
常垂竹帛最憶流沙西邁便後裔遂啓晉陽英傑奕葉盤
根射雀銀屏符嘉錫中有唐高祖寶太后像青羊鑄在苔堦側但不見
青牛舊式更看旌旆飛揚製同宗祏

高山流水

為楊九我題藍田叔山水挂幅上題云甲申夏日畫于西溪山莊想爾時猶未得北都信也而水墨蒼寒春日而有秋意北風雨雪之感已應于筆墨間耶

百年遺墨最淒清畫幽居竹樹縱橫墟路莽蕭森春來未見

農耕也不似烟水西冷。想正值雨晦風瀟時候。桑海將更。是
布衣老去。無處寫昇平。幽情空懷。昨時夢。秦淮上。語燕啼
鶯。勝事總難尋。承露盤已先傾。繪桃花。竟惜娉婷。還家處。一
任天荒地老。獨掩柴荆。笑藝林評泊。分派指溪藤。田叔後人
指為浙派
不知其胸
中涇渭也

霜葉飛

霜降後五日復病來殷星實諸君攜酒來看
兼憶策時升之跋三方宜先後下世

清霜初向層檐下。茸衫早覺寒薄。勞人草草始歸來。伏枕還
蕭索。揜茶鼎。蘿窗西角。相思誰更循前約。有紅藥交游。偕俊
侶。高軒偶駐。閒門剝啄。回溯廿載。江湖詩場酒座。都作遼
東化鶴。後來孰可定文章。恐負黃墟諾。秋已暮。襟懷正惡。過
從且盡閒時樂。况直沽雙螯到。擣辣篩香。再同絃酌。

大聖樂

題文衡山前後赤壁賦畫冊

如此江山。幾番烟月。勝游千古。况天涯正值新涼。放棹幽尋。
愛受滿身風露。酒熟魚香。歌聲起。又一似飛仙。凌玉宇。憑空
望。嘆赤壁烏林。英雄何處。重來清景如故。至石瘦波寒。秋
又去。對臨臯木落。雪堂路遠。夢回無據。唳鶴東飛。休相警。祇
此意。停雲能領取。定當日是座上。吹簫伴侶。

金縷曲

題潘湘雲小影為胡元謹作

試問真真影。是玉山芝僊女史。調鉛點靨。寫出鴛湖娉婷。似
宛是春愁未醒。剩掃取梅魂相竝。一片玲瓏蟲炷石。倩柔苔
自襯。湘袞冷。秦簫約。忍重省。楚江烟雨無憑準。念斑驩何
時見也。三生空訂。彩鳳隨鴉。誰知惜。零落燕釵蟬髻。休腸斷
紅樓薄命。環珮歸來圖畫在。有紅屏和淚題清詠。更才子。謂
元
謹薦香茗。

又答馬依輝

令節過重午。趁熏風綠陰蟬噪。紅窗燕乳。走馬蘭臺初罷直。小集江湖倦旅。還跌宕茶鎗酒具。劇羨東籬才調美。甚年年。失意嗟岐路。和淚寫斷腸句。題來宮扇工如許。付旗亭吳孃應唱。瀟瀟暮雨。我已天涯磨盾久。不耐引商刻羽。喜此夕。翦燈同語。錦瑟華年。振觸慣。擬攜君坐。月修簫譜。頻喚取玉筍度。

八歸 送張漢宣歸吳興并序

天低鴈字。適逢南陸之辰。風颺驪歌。言指東吳之路。命朋尊而道故。恨似江淹。難官燭以言懷。愁逾庾信。况復豐臺霜冷。媿無可贈之花。潞水冰堅。岸渺堪攀。之柳於時冬也。能不悲乎。爰有京華舊侶。湖海清流。

素叶神交。夙同道術。姑分劇韻。用寫離悰。亦知去舞萊衣。欣還桑梓。歸貽秦鏡。喜動靡蕪。此行楚水燕山。不盡分襟之歎。他日宮雲苑樹。重期摻袂之歡。

圍鑪小集。翦燈深語。相約共過九九。西風况攪長亭雪。正值苦寒時節。偏教折柳。芳草釘深梨酒熱。且還對二三朋舊。知其劈小幅吳箋。譜此際倏憇。最憶經年下榻。評香鬪茗。促坐聽殘清漏。而今獨趁驟綱鴈字。歸向畫眉窗牖。想水晶宮裏。遙憶東華定回首。郵程遠。重來未卜。臘尾春頭。短書能寄否。

謁金門 題畫

香茅矮。畦局幾稜寒菜。籬落茶蘼開玉蓓。兔須綠屋背。竹榻倦拋黃嬾。料理茶僧酒海。斜拓藤窗疎雨灑。隔江聽欸乃。

渡江雲 過汾湖訪午夢堂疎香閣故址尚存

垂虹橋外路。丹楓葉葉。村落遠模餽。小堂名午夢。并有疎香。妝閣對烟蕪。掃眉未了。記三生已誤。仙姝聞說。正紅絲將結。便化彩雲徂。 颿車桂宮不返。梵筴香燈。與慈雲同住。只傳得零章斷句。玉冷花孤。鄂亭洛浦。應相等。恁難逢翠羽明珠。招魂去。凌波儻下清都。

萬年歡 追題葉元禮山塘尋春冊

竟體芳蘭。是七葉名家。風調相繼。慘綠年華。合作荷衣遊戲。况值春陰新霽。便喚取吳船沙尾。纔半篙行過。桐橋小紅闌。下斜檣。紋窗六扇未啓。諒不教鸚鵡。唬醒香睡。待捲珠簾。試看粉融脂膩。好倩青禽作使。恐重說紫薇情事。還怕是倩女離魂。單衫再滴清淚。見江湖載酒集高陽臺一闕

醉花陰 題廖織雲女史墨蘭

檀心碧葉香風遠。恁丹青全浣。水墨一痕寒。描取湘花。補入離騷傳。 葵齋遺派無人管。賸冰絃彈怨。只付與幽閨。淡影微勻。畧似春螺淺。

齊天樂 小桃源女道士觀在木瀆西偏少日數往游

小桃源女道士觀在木瀆西偏。少日數往游。行與施亮生齊名。及楚游歸。得南嶽魏真君法。吳人建此奉之。觀左有蓬萊道院。數楹。前方池。池上月長橋。橋南小亭。昔亦嘗夢至此。非半池。明月上風露。倚然將渡。有姬止之曰。此非應渡時也。望亭中柱對聯云。野店溪橋香入夢。繡簾明月夜。亦緜經。不知作何解。恍然而寤。今道院久圯。池亦湮沒。惟堂前鼠姑盛開。凡數十本。遊者尚多欣賞。

小桃源近河干路。誰知武陵重到。水國舟移。雲房徑曲。雨後蒼苔未埽。鐘沈磬杳。但唬鳥畱春。篆香繚繞。紫案丹鑪。蓬萊何處問烟島。 石梁空憶縹緲。月寒清夜裏。曾隔方沼。簾底

縉經花時尋夢舊事廿年縈抱仙人歸老恁萼綠蘭香松風
飄渺常有繁紅數枝依翠篠

釣船笛 題秋圃覓句圖

蕩晚起新涼風動竽筵千箇最好翠玲瓏外有鬢蟬斜暈
襄陽播捺好鈔來松花滿雲朶付與冬冬閒唱和玉簫聲破

沁園春 邵梅亭屬題花韻館圖

卸卻青衫卜築衡茅薛殿湖頭愛短籬六枳紅蕖枝亞橫橋
三板碧柳絲柔硯北無人花南誰侶通隱時娛白社秋知何
日再對牀抱被石竹頻留 見晉書 耽情芋圃瓜邨只禪伯樵
兄竝唱酬况香生薤簞堪容高臥苔黏梅杖足伴清遊料理
吟身從容致語蹤蹟何妨比四休期相訪向藤窗共倒酒琰

茶圃

夢芙蓉

柿葉山房畱別張玉壘時已亥秋晚乞假將
滿回日下

商飆高閣敞看一林柿葉殷紅初上諸峯掃盡濃翠見秋爽
主人延勝賞茶鑪正發清響蘭若微香有幾層紺塔移影到
書幌 廿載前遊渺莽何事閒情終作邨中想碧梧翠竹已
向瑤階長 謂坤厚諸郎 家山真可傍棹歌無奈先唱指點蒲帆嘆
菱灣荻浦後夜夢難望

國香慢

將往青州獻事道過閭門畱別企晉懷朱吉
人諸友

雉堞如雲訪故人新宅曲巷斜分小廊攜筇相見對坐微曛
試看方池湛綠偏銷盡玉典珠墳苔堦鼠姑謝喚掃殘紅還
薦芳鱗 硯山仍似舊認喬松修竹臺榭無人 時企晉述初
園曠川書屋
皆因分產別售
藏書業已無存 清歌按拍 舊日周
伶侍側 夢幻難溯前塵又恨棟花
風緊淮南北催送江輪歸來近重午待約同遊再賦銷魂 時

擬于讞事後挈家南歸
旋以使臬江西不果

清波引

庚子仲夏雨中至南昌百花洲寓舍風景幽絕殆與虎阜不殊挑燈作此

風梳雨沐喜繫纜章江正綠垂楊景疑入戶茶香熟屏影低
明燭相對數莖叢竹只愁簷雷丁耽還似伴青蘆宿漳蘭
芬馥閒倚隱囊畫軸風塵局促何緣占清福宛在山塘曲如
此賞心難足再尋南浦西山昔賢遺躅

金縷曲

新秋讀桐石草堂詞中有寄籜石一闕感和其韻非識曲聽真誰知別有懷抱耶

何處重尋醉念頻年吟箋分寫來禽青李白楮坊南嬉遊地
慣聽僧鐘烟際更發墨閒情偶寄楊柳春旂南去日便忽忽
遠別題襟輩想昔兩雜悲喜青衫誰識今蕉萃剩摩抄江
湖小集墨渝紙嫩指點小屏風中路宋詞小屏風上西江路盼望舊遊
何已擇石前從錢文端公遊歷西江最久擬喚取明童崽子唱徹懷新桐石句

灑天涯清淚如鉛水况節序又秋矣

早梅芳

初至湖上與書局諸君就莊小敘即示慢亭

柳橋深芸閣靜書局開幽靚扁舟初到正值梅花破春冷記
簪豪捉麈共寫湖山景問山翁久逝此樂又誰省海鹽陳文勤公昔曾

居此尚有遺墨

舊遊稀新知并莫負扶筇興消盡香雪更上籃輿

訪名勝梧桐吟夏雨菡萏覘秋令鷗盟此後長訂

點絳脣

題稼軒先生墨梅小幅蓋舊慕堂通政所藏時居其地

翔鶴堂寒堂偏半幅梅花瘦雲窗月牖淡到無何有疎影
浮筠猶見熏香守還回首山陽笛奏立雪幾時又

聲聲慢

癸卯七月初五日臥疾將起企晉東有獻之枉攜樂部來過寶慈齋感而有作兼寄姚雪門臬使湖南

廳正當三

楊巨源詩月華初到第三廳

夕將臨七蕭齋十笏清虛小隊蠻

韓攜自問疾文殊試省哀絲豪竹道愁悰絕勝巴歛還看取
有乳鶯新燕串串歌球芍藥如今蕉萃念瀟湘路遠鴈斷

音疎伶人芍藥為雪門所眷合與吳儂相伴茗椀香鑪西窗嫩涼乍起

好消磨翠蠟紅綸儘款坐聽初更纔滴漏壺

三姝媚杜曲桃花甚開約東有往遊夜雨不果因寄來殷京師

長安聞小住喜已遇春來杏花微雨千點輕紅想盈盈多傍

紫薇村塢擬喚青驄約酒伴尋芳幽墅無那東風吹濕香泥

翠巒如霧應是良遊難遇但簫局爐香相對款語可是當

年正香鞦欲跨也會間阻來殷以乙未歲游秦欲游杜曲因雨而止有詩見于集中待訂

新晴又怕是東君將去閒聽秦雲低唱別銷愁緒東有來殷等有秦雲

頗英錄皆曲部之俊也

渡江雲東有在長安歌場酒座權聚半年今入春旬日忽生故園之思抗手分襟祇增淒泣時余

老病連蜷未能走走送填此以貽之兼示子才明府

春來猶未醒歸人恁早草草上行車指點蓮峯外芳草秦淮

金粉鬪韶華隨園無恙同舊侶款竹尋花應回憶南樓月夕

椽燭照紅牙堪嗟廿年贈紵半載題襟正幽懷未寫况病

中懷人送遠難折疏麻垂楊不縮絲鞭住背灞亭迴鴈橫斜

今夜夢相隨先到棲霞

金縷曲送婿嚴瑞唐南歸

醋醋紅於火灞亭前幾行風柳又驅鈴馱華岳千重關四廓

望斷青崖紫邏虛後約東牀高臥飛絮簾櫳仍如雪卻無人

清咏珠生唾時女粹卿先歿仗短劍向江左石公溪畔停單舸溯

空齋妝臺蓋篋蝸涎蛛裏蕉萃青衣爭忍見謂侍婢况見瑤

環倭妥已兩載瓶沈鏡破短夢輕塵三生事覓鸞膠取次同

青瑣休憶舊。淚頻墮。

驀山溪

題史誦芬秋樹讀書樓圖

三高祠外誰在層樓住。畫裏小簾櫳。趁清秋。吟湘賦楚。支頤
跛腳。款竹更無人。擁筠牀。開錦暉。俯仰懷今古。須得閒身
占取閒亭墅。如此好溪山。恁年年。征衫塵土。吳淞鷗鳥。一樣
舊盟寒。問何時。攜短櫂。共聽垂虹雨。

水調歌頭

中秋夜翫月同史誦芬楊贊山余伯扶作

誰伴老夫病。端愛素娥幽。娟娟三五。清宵况是值中秋。退了
一襟殘暑。收了一痕殘雨。涼意滿簾鉤。風露浥仙桂。芳韻勝
香篝。掩書幌。疎酒淺。聽更籌。珠杓銀漢。空教賓從詠南樓。
憶得曾填小令。數盡生平悽冷。余在滇南曾賦望江南詞十
二調記中秋時生平所歷之
地。又負五陵遊。歌管夜深寂。歸夢落蘋洲。

龍山會

和汪少山家石華史誦芬金夔齋楊贊山諸
君九日作

病起仍消瘦。雲密泥深。誰省重陽候。金鈴開滿鬢。也不耐相
對。簪花賭酒。哀鴈并寒螿。更簷外。雨疎風驟。任吟朋。研箋齊
擘。新詩同奏。年來慣愛清齋。題罷香餽。虛卻持螯手。余以
戒殺
不食蠨蛸盈短牖。遺挂在。贏得淚絲黏袖。時姪人湘
碧初亾莫勸去
登高。怕望見。一彎蛾岫。况故園歸期。又嘆尊鱸空負。

秋霽

將赴商州宿藍田館舍問輞川諸景云悉已蕪
沒。惟華子岡竹里館尚存。然路距二十里。日暮
不及遊。壁間嵌輞川石刻圖。頗工。高令昱許揚
以見惠。喜而填此。

紫閣藍山正迤邐。西南一路葱峭。宅記延清。名標摩詰。竹里
尚存餘照。郵程初到。欲尋遺蹟。荒涼早。但聽取水石潺潺。秋
籟出叢篠。高情如見。歸自菩提。飯僧縛禪。終寄嘯傲。念千
秋巖扉寂寞。溫經人在。真同調。尚有青珉圖畫稿。幽賞未已。

他時策騎歸來踏殘紅葉徧欹湖道

壺中天

洵陽路曲折數十里至山陽葱蒨深峭雨後鬱翠尤濃善畫者莫能寫而農村漁步上下幽寂宜古之高隱多出於商雜間也

峯迴路轉向商於東下兩餘浮翠洗得千重眉黛影烏柏青
楓分綴答簪橫舟桔槔傍屋欲畫知難擬碧雲未散和烟漸
作新霽正好候館蕭間竹軒梅磴香信來仙桂應是畸人
畱剝啄聊與風塵小憩晚稻登盤秋菘薦酒不盡漁樵意殘
霞纔捲半蟾已挂松際

買陂塘

回過藍田憶張漁川昔日其姪為買水田四十畝作歸老計漁川填詞一闕誌之後久客竹西而水田亦已易主蓋至今二十七年矣秋宵感舊賦此愴懷

念幽人性耽詩酒數椽久寄江北花場月地多清興祇嘆秦
關遙隔憑鴈翼幸阿買關情先作幽棲室一區可得儘荷篠

春深帶經早起歸隱定能必年華換子弟徒勞相憶椒園
杏館虛葺篋中詞卷空吟諷孤負當時籌策霜髯頹想我亦
何時乞取勞筋息秋懷悽惻計勝地蒼寒昔賢瀟灑此樂本
難及

長亭怨

過開封秋帆畱飲酒罷追憶終南仙館中舊雨惟雅存一人相顧黯然時丙午臘月初三日

正寒夜六么聲絕酒罷歌殘蠟缸紅泣如夢如塵山陽何計
寫幽怨青綾帳外看猶是詩囊畫卷但覺殘年風景異舊遊
雲散悽惋年來歡聚處常得朝游晚宴傳柑爆竹可仍似
終南仙館况天南絕少征鴻又誰遞數行芳訊便他日重來
已怕恆沙難辨

摸魚子

有贈二鶴者畜于竹月廡未幾鶴病因送歸化寺育之以為他日之約

看金江朝來孔翠。無從更睹仙羽。筠籠攜得雙孳尾。點綴畫堂容與。開放處。計梧竹長廊。苔石供微步。一枝堪住。正小塾香茅。時分玉粒。照影對花嶼。又嬉游慣。真可凌雲嘯雨。慙慙又及嘉侶。紅塵只恐銷清興。使伴禪燈佛鼓。君可悟。待逸翮脩。應和迦陵語。我將歸去。想遙指華亭。連蜷共起。還警海濱露。

應天長

戊申四月因駘騰越城工復至大樹園總戎劉君之仁留飲時緬酋入貢已抵近關

蠻江一綫翠嶂千層。又來叱馭登陟。雉堞新成。更爲誅番壯邊色。懷前歲。剩舊蹟。望銅壁關山路直。榕陰地下。瀨傳烽。噩夢都息。叢竹尚如初。昔雨依依。猶勞薦青碧。酒聞說金沙江上。獻琛已馳檄。慶中外邀平格。正好是凝香宴客。微酣後。難忘當時佩刀籌筆。

瑣窗寒

小雪日泊潯陽問匡廬瀑布凍已旬餘薄暮微雪陳觀察蘭森使人饋安化芽茶

斷浦凝雲。孤笳吹葉。吟肩微聳。江湖欲退。畱得楚天雲重。又隨風收帆圍鼓。登登已破船窗夢。只征鴻隊外。依稀如見。珠簾畫棟。遙空飛花送。問廬岳蒼寒。懸流早凍。西林鐘動。圓月清光未縱。聽瀟瀟吹遍殘蘆。此時擁鼻誰人共。喜多情雀舌貽來。香茗資夜供。

三部樂

已酉夏初過徐州叔華來驛舍剪燭夜談至漏下三刻而別

戲馬臺高。是往日雲龍舊游勝處。重來清夏。又見濃陰滿路。祇是身似浮雲。問斷蓬蹤蹟也。盡難訴。不堪把盞。更聽彭城風雨。尚聞清羶安穩。道傳經設禮。多依杖履。黃樓至今猶在。山水如故。好登臨吟商賦。楚望常寄長湖魚素。共嗟遊倦。知何日偕老農圃。

霜天曉角

次東阿因憶竹垞先生詞亦賦一闋

曉日初紅。近名山岱東。指點陳思祠宇。殘碣在。沒荒叢。西峯神女宮。雲雨暗芳蹤。欲聽冰絃舊曲。響清籟。起松風。

解連環

題寒閨吟席圖為羅兩峯作

竹西鼓吹。恁寒閨蕭寂。別饒情味。應竝隨綠淨芳標。謂徐夫厭繡度金針。箏調銀字。障了青綾。都安著筆牀。翡翠把簪花。妙格飛絮清詞。共課幽思。朝來焚香掃地。對寒銷九九雪。梅初試。嘆彩雲容易飄零。便寫入新圖。春樵秋悴。此去江鄉。料只是孤吟山鬼。惹三生。招魂剪紙。薜蘿清淚。

徵招

春暮夜寓秦淮雲深無月風色瀟然幾如秋晚錢學淵家若農來晤有作

鷄鳴埭外。彎環水春餘。尚縈桃葉十載。又經行。嘆鬢絲重疊。烟波渾是夢。喜小阮天涯還集。書劍飄零。琴樽寥落。綈袍誰

給。博士少從容。耽古藝。鄭服兼通。鄒夾苜蓿。一槃寒好著。書盈篋。盛衰今古事。且莫怨秦淮。殘明劫。晨去為寄雙魚。趁進潮風急。

瑣窗寒

題龔半干山水半干有絕句云畢竟山家氣味清竹牀安穩几寬平風多閣上無燈燭瀑水中宵似月明半干明賢本崑山人國初常居白下

友結東堂。半干與山東孔東堂尚在友善沒後料理詩畫皆得其力畫宗北苑。天然高勝。一匳遺墨。常有霏微嵐影。正盈盈夏日初長。瀑泉翻作冰霜。冷待秋來更轉。銀灣自記夏遠瀉。棲霞高頂。清迴蒼苔徑。見落葉先飄。是無人境。幽蹊斷阜。誰識此中風景。况如今香

草俱荒。半干有香山家氣味又誰省想夜深竹密風多禪心還獨靜

催雪

長沙小除夜有寄

石炭凝紅。銀樽湛綠。又是小除時節。看展齒春泥。牆腰霽雪。不似燕山風景。誰伴取寒窗還此別。怱怱燈火。淒淒絃管。旅懷難說。愁絕最蕭屑。記詠絮傳柑。博山同爇。恁蕉萃天涯。丁香空結。鴈過瀟湘斷也。更難望京華。雲千疊。須盼到堤柳。微黃。小巷纔停征轍。

數花風

辛亥春過西坪宿明日為穀雨而桃李已謝風景蕭然

煉花開處隴外黃雲千頃。滿箒似慰老農請。竹屋清烟幾縷。山廚烟暝。好乞取半盤香餅。昔年曾記最愛粉牆帘影。鞦韆笑語遠相應。此景而今何處。柳稀人靜。料獨有鳴鳩知省。

西江月

題程荆南松寥山館集

詩卷慣吟樊榭。家居卻對松寥。湘烟楚雨更迢迢。坐愛溪山清曉。一自吳牋移贈。十年夢斷魂銷。種花常憶舊風標。誰

識玉樓先召

又元夕獨坐

雪影未消鴛瓦。月明斜上鷄窗。少年情思未全降。曾遍花街柳巷。幾處柑傳羅帕。誰家香炷蓮幢。老來清坐伴殘缸。愛聽鄰鐘微撞。

霓裳中序第一

停空鏡予在關中得之鏡銘云鍊形神治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窗繡橫俱面景中凡三十二字在篆隸之間當似蘭成詞意有謂蜀後主所作殆未必然但鑄非一次輾轉傳摹故其間字畫少有異耳

菱花光似雪。誤說蜀宮妝。閣設慣伴。鈿箱脂牒。鑄得芳華。詞穠意密。舊情難說。想現影雙雙。清徹可記。取塗黃。傅粉圓印。比明月。應出庾郎詞筆。只鼓棗良工。頻易霓裳。桂露曾濕。

繡橫何存。玉輪未闕。勝姻歸往劫。非杜宇題紅已滅。嬋娟好樂昌如見。攬袂定嗚咽。

小重山

題儲玉函花嶼填詞卷

屈曲屏山晚寂寥。石牀閒選韻。舐仙毫。茶烟鬢影自推敲。憑誰譜。擬付紫鸞簫。翠袖按紅么。詩人猶未老。燕鶯嬌。風懷晒我已全消。香燈裏。吟坐對團蕉。

一萼紅

題九十九消寒圖。此圖始于宋代。畫梅一枝。上有空白八十一蕊。法以長至日曉起掛妝臺。左取胭脂片點唇。後則加一點于蕊中。迄春分盡。凡八十一日。則寒消春滿。紅梅爛然。

與窗外梅花隱隱相對。故為九九消寒圖。明宏治年間。秦藩青陽子刻在蘭州。歲久漸泐。吳中女士吳楚霞等重刻此圖。且各系七言一絕。真閨齋佳話也。

展吳綃。見南枝綻雪。珠蕊發春朝。粉蝶誰知。翠禽欲語。羅浮遠夢初銷。臙脂匣妝臺乍啓。將玉指微注。小櫻桃。爆竹聲中。

傳柑節裏。日日親描。惆悵西秦遙遠。但研朱滴翠。畫筆誰

調。雲髻梳成。銀鬢理罷。重摹韻事偏饒。更相約瑤京仙侶。香麝。揷袖染纖豪。留得歲寒風景。常對眉梢。

擊梧桐

癸丑初冬舟過玉峯。題葉書城繡餘詞草。明葉文莊公盛會孫女文敏公方壽姪女也。吾邑王編修素巖以駢體序之。

半繭今何在。

半繭為玉峯文敏圍陳其年有賦。

留一卷猶伴青箱黃嬾。柳絮

深閨早。同姊妹終是謝家丰采。小窗聽雨。小樓望月。更寫柔

清如畫。多少銷魂地。喜吟罷。尚有解人能解。

其配闕宗寬文學有名。

苦憶當年。東家俊侶。已似明妃遠嫁。腸斷書頻寄。風雪路薄

命偏歸紫塞。

善城與同里周青禽相善。後流落北方以沒。

那及故鄉安穩。熏香擘

錦。剩綠窗舊話。又詞林色絲幼婦。題句瀟灑。

國香慢

夜來香

銅雀臺荒。嘆靈芸久逝。薛靈芸一字夜來猶剩芬芳。依稀楚蘭凝綠。

珠露微灑。正值新荷出水。水生香處。月上迴廊。晚涼雲髻。驛數

朶拈來。好助殘妝。羅幃風漸返。想雙鬟墮枕。插滿釵梁。銀

絲開遍。此際真伴荀郎。回憶少年情事。今贏得佛火禪牀。何

人再同夢。待與素馨。竝供西窗。

百字令 重過修竹吾廬其前本有詠月亭今圯廬額亦素巖編修隸書尚存

吾廬三徑。是玉堂當日。曾題翰墨。菡萏生香。花半頃。更有簞

簞翠滴。往事全非。前塵空省。都化秋蕪。碧月亭久圯。此間猶

挂遺蹟。相間豆架瓜棚。淺沙流宿雨。難停遊屐。少欲乞漿

滋。舌本不見松爐。芳溢鳩杖。枝輕蟬紗。袖冷兼恐新涼。逼草

堂資乏。誰為好事重葺。

曲游春 訪張幻花先生舊居諸勝先生自華亭移居吾里釐為十景見青浦詩傳中歿後三十餘

載子孫零落十景分與比鄰同人攜酒過風漪草堂有殘荷數十本餘地則皆屬之市賈所居感而賦之

白髮人重到。認陂塘三畝。鷗鷺來往。憔悴殘荷。其風梳露。泥

蒹葭蕭爽。好景誰知賞。齊歸與蛩吟。蟬唱看幾番。挂壁蝸涎

盡染畫屏書幌。此外亭臺下上。又零落芸籤。都付宿莽。記

得從前有清流。相訪題襟。撰杖髣髴柴桑巷。今賸得蘋花敗

舫。苦將詩卷重開。舊游難忘。

木蘭花慢 訪江橙里西磧山房。西磧在鄧尉瀕湖處。明李長蘅欲作六浮閣未成。而先為圖

以志之者。橙里置山房。僅三十年。今訪之竟無能指其處。蓋又為山農所占矣。其南

即騰嘯臺。石壁皆廢。但存湖南精舍。扁為明僧德清所題。繆修撰形八分書之。南望

漁洋法華諸山。紫青環翠。于風帆沙鳥間而久無游客。所謂吾笑吳人不好事。更可

感也。

望澄波烟水翠嶂遠遍西南儘臨曲村迴峯懸徑仄香雪重
嵐曾聞竹西詞客結茅茨數架俯沈潭喜帶竹爐茶竈并攜
筇杖蒿簪何堪過眼似優曇往事與誰參但傳說檀園六
浮未作空記崇巖畫圖久經零落任樵兄漁弟作叢譚剩有
臨湖石壁法書猶染柔藍

醉江月

家鄂舟將返南潯袖出新詞見示吟諷之餘
念其吳越薄游心情寥落殊黯然也

兩番過我恁忽忽空向荒齋留宿落魄江湖知尤甚誰省生
涯斃獨袖裏長牋燈前小令石帚真堪續寒宵雅集一樽共

倒醺醪

時衢州戴金
在生

自愁臥病經秋茶烟藥裹枉撰歸田

錄殘雪孤篷還相送聞少杜陵茅屋乞米無從牽蘿有恨時

居外

難盡愁千斛春來且約清游同飲山淥

予將有道場
青弁之游

步月

梅村為弁州子士驥故居亦即弁園遺址吳祭
酒復作樂志堂梅花庵媽雪樓鹿樵溪舍橙亭

諸勝秋日往訪則頽垣斷礎僅有存者高孫履
文出遺像見示感而賦之

承露盤空臨春閣圯前塵多少荒涼不堪故里本已歷滄桑
指瘦榿霜高少葉認殘梅雪盡猶蒼空傳說水天閒話綵筆
重宮坊 茫茫玉京去相絃畱怨曲腸斷清商尚餘遺挂不
似在巖廊溯蕭史魂銷北地念家山淚盡南唐傷心處一樽
重為炷名香

雙頭蓮

題王弁州虎邱觀月圖同游者為錢罄室而
張君度圖之

歸自瀟湘便桐帽棕鞵山塘遊賞綠陰薦爽澄霄外漸見嬋
娟既望菰蘆小友偕來對花宮雲幃郎當響鶴澗微行不藉
徵歌傳唱層層堦影橫斜愛茶牆酒市殘燈猶上清幽誰
狀但憑取妙墨纖毫相仿回憶經閣祇林皆弁園
內各勝嘆名園宿
莽喜蕭齋一幅輕綃千秋神往

孤鸞曇陽仙子祠

靈旗香火。是小閣伶仃仙姝婀娜。夙世塵緣罷。事驗三生果。
風前六銖衣薄。尚依依鬢雲偏左。應與西池南鶴待平分。仙
座。記琅琊小傳曾親作。想稽首飛鸞。宛同薩埵。竟趁颿車
去。見畫圖流播。弁州四部藁有曇鸞大師紀尤求有白日升天圖落花久經夢斷。又
臨川誤傳珠唾。試看名賢往昔著詩篇。唱和。湯若士有花妖木客之曲論者
豈然然竹垞詩話已力辨之。而吳梅村陳確庵皆有過曇陽
道院詩。竝無譏諷。則其為誣罔無疑。予撰太倉州志。石君中
丞時在安徽。寄書來辨。故今
祠中聯額為中丞手蹟也。

露華題婁江閨秀陸琳牡丹

調脂殺粉。是傳得閨襜。纖玉親運。零落繁華。偏許鼠姑獨趁。
重重姹紫媽紅。不使韶光易盡。間窗啓翠。豪拈來。還寫妝影。
春殘尚剩春信。與芍藥將離。綠堦相引。濃豔幾枝。誰似徐

家風韻。定知描罷吳綃。羅袖淚痕偷搵。婁水曲。何繇并瀉幽
恨。

百字令

竹垞太史客津門時曾倩曹秋厓畫竹垞圖長卷李武曾高澹人諸君咸有和作伯元閣學令工臨之屬予追和攜至鴛湖道中為填此解

鴛湖放櫂。正春殘兩岸。楊花漂泊。一卷生綃重畫取。彷彿前
賢栖託。菊屋鸞環。蓮漪澹沲。空負幽居樂。潞河騫旅。潮生還
看潮落。料得投老歸來。敲篁影裏。昔雨同絃酌。記向竹西
頻話舊。惆悵苔荒井幕。耆碩凋零。雲初衰謝。喜更開邱壑。
戊寅間余與稼翁先生同寓邢溝。又與伯承同年同官陝右
時語南北垞。燕廢悵。惆久之。今稼翁早歸道。山伯承下世亦
十餘年。而伯元能他時過訪。青鞵還蹋籬角。
修復之。是可喜也。

綠意

略佩香畫白芍藥小幀見贈

橫斜小朶。是沈香別種。初放瑤圃。似有幽芬。隱隱生來不到

開紅深處。豐臺春杪曾遊賞也。誰見者般眉嫵。想愛陪萼綠
妝樓。懶把胭脂輕注。坐對遠山浮玉。曉窗涼似水仙管容
與埽盡鉛華。白寫孤標。誰分鶯歌蝶舞。采蘭人去。尋芳徑只
留伴生綃翠縷。知良宵月冷風懷。芳淚頻霑清露。

遠朝歸

歲云暮矣。倪米樓自錢塘來訪。留宿村莊。翦
燈話舊。所謂風雨鷄鳴。不覺悲喜交集者也。

鴉陣唳寒。正催作去。殘年雪意。橋橫疎柳。不分仙舟來樣。相
看一笑。還帶西泠風味。長檠底。訴分攜兩載。舊侶天際。猶
憶塵軟東華。在小閣平津。新詞頻遞。雲林樵萃。重話吳城楚
水。云有江漢之行。老夫况病。料此後圍鑪能幾。情難已。勸住到玉梅
風細。

金縷曲

題在對琴松溪漁唱卷。松溪在歙縣。蓋以寄
其故山之思也。

小舫停波面。正秋深。柳絲如縷。蘋花似霰。彷彿松明溪下路。

兼有竹寮梧院。空記得韶年曾見。久別黃山清夢杳。仗仙毫
一一描東絹。看樓榭。隔雲巘。羨君本是南都彥。但微吟側
帽。鬢華霜泣。久識臨川工述德。况有雙芝葱蒨。謂兩郎君更頻進
南陔蘭膳。花月小秦淮。一曲數主持。風雅推專擅。休重憶故
林遠。

湘月

樂圃夜宿。圃自朱元符中。朱長文居其勝。詳見
吳郡志。諸書屢經。易主扁額尚存。池亭猶舊。而

當時所營。十景松檜。藤竹之盛。無一存者。近為
秋帆制軍購得。地在宅南。將為他年歸老計。不
意病歿。楚中歸喪于此。嘉慶戊午。初夏。予宿圃
中。俯仰陳迹。留題于壁。

方池碧漲。是元符前詰。退隱親構。往事前塵。步屨處。花砌苔
闌依舊。短約三層。虛窗四面。更入名人手。坊通履道。暮年定
可相守。誰知露電功名。笳簫歸日。空對停狸首。卻倚闌干
新雨過。荷芰田田如繡。壁月猶圓。卿雲已墮。悵望澆杯酒。今

宵一枕。夢魂猶繞書數。後樓五楹秋帆新建藏書數萬卷及書畫石刻之所

霜天曉角

孫鑑之以秋山話雨小冊索題

秋嵐如沐。暮雨連松竹。閑倩練。那俊侶。圖為嘉定張農間作拈筠管寫

僧屋。此間三友足。酒香兼茶熟。幾許巴山清話。小窗裏。剪

殘燭。

青衫濕

題女史汪晚玉畫扇

秋蘭零落芳魂杳。誰賦楚詞招。一枝斜倚。分明悽怨。露冷香

銷。些些渲染。黃添鞠蕊。紅暈梅梢。攜來便面。畫眉窗底。仿

佛纖豪。

浣溪紗

帶得餘杭玉屑來。酒各紗幘團扇其銜杯捲簾燕子正雙歸

斜日有花開。白萼斷雲無雨潤。黃梅西山隱隱聽輕雷。

掃花遊

已未九日同張翼庭錢同人從孫繹如游橫雲并奈山知止山莊回船月朗因其墳此解

雨疎風細。是作出重陽。登高時候已招勝。偶放扁舟穿過斷

蒲衰柳。路指橫雲。苦被雲遮翠岫。登岡阜。恁綠野平泉多剩

荒登

詩王氏懷清堂張氏宿雲庵俱廢

東去訪茗帚。喜金粟初殘。玉蓉如

繡。高風難又。

仲醇故宅白石山房茗帚盧皆在其左

歎詞場詩座。早歸烏有蘭

權纒移。忽見銀蟾影瘦。同斟酒。祇孤負持螯左手。

宋詩天生左手為持

螯崑山朱厚章亦有此句時予戒殺不用團臍故云

雪獅兒

吳江郭祥伯於友人得螯書一紙空處皆作之。螭形鬚翅連蜷宛如粉墨裝成小冊屬子紀

漆園醒後無蹤。誰識畫衣猶潤。蝨簡殘來。剩有佛龕。友人能

認柳嬌花嫩。似未減黏香傳粉。宛春日羅帷開處。避風斜趁。

脈望休嫌太忍。恁零星餘紙。轉增丰韻。展向書窗。不怕圓

晴偷進。裝成小本。儘銷得佳人餘恨。憑配準再剪祝英臺近。
玉京秋 庚申八月二十日敷文書院講德齋前桂花盛開與邵升泰吳梅梁李光甫坐花下夜半而散

秋香馥。桂花著新露。正開金粟。風迴小扇涼生單縠。晚集蕭齋俊侶。愛銀蟾休剪銀燭。幽情足。呼來冰盃共傾芳醪。連日編珠綴玉。定無愁青袍立鵠。時方鄉試况此宵梧陰開聚。茶鐺棋局。賦楚吟商。算好景仍似西窗夜讀。寒蛩促。終遜後堂絲竹。

西江月

柳圍時聞犬吠。莎階已絕蛩鳴。西風落葉上衣棱。陡覺薄綿衫冷。橫卷已收黃鶴。長箋猶看青藤。明蟾如到小窗櫺。怕書齋秋暝。

綺羅香

清風閣同人祭太鴻徵君

雉堞連雲。虹闌印水。香火又開禪宇。見說詞人零落尚餘桑土。刻商羽舊譜猶存。問雲初故廬何處。算朝來留伴涪翁。小窗相對尚應許。往時况有鴛侶。還踐雙棲約。松龕移住。貝葉蒲團。勝似孤墳秋雨。從此湖北郭清風。也不羨西溪古渡。還須向桂魄梅魂。瓣香陳綠醕。

霜天曉角

題溪山秋霽圖

泉枯木落。翠壁清如削。人在斷橋深處。知倚杖。曉行樂。林壑耽寂寞。草堂隱叢薄。欲寫空山幽致。琴可抱。倩菱角。聲聲慢 為張金冶題紅椒山館長卷

只談風月宜著。山巖卷中雅興誰同。家在城西。名園水石玲瓏。鶴沙舊蹟已渺。墟射園為許鶴沙官詹故宅剩後賢小置房櫺。山館外。

有竹凝烟綠。椒綴霜紅。應是名如萼綠。李長吉詩本是張公子曾名萼綠花恁宮花苑柳。不愛春叢。領略清秋。偏耽茗椀。詩筒憶曾攜。節過訪。眺雲林。塢影重重。甚時再點書燈。還聽夜鐘。

清平樂 題陶寧求紅豆相思卷

無人采擷。留伴閒枝葉。只待同心雙綰結。領取相思親切。

絳雲樓閣消沈。錢氏山房東禪舊巷誰尋。惠氏山房好與紅

兒。謁曲蠟珠垂處微吟。

探春慢 滌綠樓聯句

么鳥穿林。疎蟬抱葉。人在翠雲深處。甫拂地簾低。鋪池荷小。

銷盡人間煩暑。求篩亂斜陽影。被一徑檀欒遮住。甫水窗占

得風多。細香吹上詩句。求俯仰偏愁日暮。記白袷烏紗。東

華塵土。甫斐几橫琴。石闌點筆。且領此中幽趣。求一榻追涼

好華胥引。夢魂飛去。甫喚醒芭蕉綠。天幾點疎雨。求

三姝媚 孫雲鳳及姝雲鶴孫令宜女有春草閒房侶

不偶。故多幽怨。語其第三姝。亦能詞。猶

是匏瓜無匹也。令宜為予辛未禮闈。取士官

至四川。按察使歸。卒錢塘。許周生以其詞。見

示。取此題之。使留心形管者。共知憐惜云。

三珠誰得似。想風月湖山。深閨連理。滴粉搓酥。向西冷竝作

掃眉才子。減字偷聲。近稍播茶檣酒市。豈料前生。五角六張。

紅絲誤繫。常向蓬窗憔悴。羨徐悱多情。秦嘉上計。咏雪中

庭。又孤鸞獨舞。季蘭小妹。鏡約荒涼。只恐老青。裊縞袂。應付

蜀鵑訴怨。夜唳清淚。第三女令宜按

瑤華慢 山礬本名場花取其葉和以礬染緝則嫩黃

水仙久謝。梅葉初垂。又輕花點點。蘭倚竹塢。春已去。常有異

香掩冉涪翁使在。便喚作弟兄何忝。正香光欲證莊嚴。尤喜
風迴曲檻。芳根本出海南。常潤擁慈雲。遙對激澌。品占雪
月。更何論。縑素嫩黃能染。優曇散盡。卻好配旃檀。閨澹。當不
減春桂微芬。吹上書牀鉛槧。一本草云有草本山山礬一名春桂能辟書蠹

謝道韞

謝道韞茶書酒市豈料前生正角六

三湘

三湘

公

公

銷盡

銷盡

得風

得風

華

華

春融堂集卷二十九

青浦王丞相德甫

賦

固窮賦

嗟浮生之靡託兮等孤雲之無依。掩草門而塞甕牖兮獨廓
處於河麋幾三旬而九食兮雖乞米其焉施。既嗥爾之弗屑
兮守季女之斯飢。視種種之橫目兮僉酣豢於輕肥。曾不如
肖翹而喘奕兮迺自獲其生機。矧四時之平分兮邁愷秋之
為厲。玉衡行指夫孟冬兮覩百卉之具萎。先肅之以寒露兮
又嚴霜之堪畏。槁葉愍其盈階兮亦蘭凋而菊悴。孤蜚咽而
不明兮征鴻斷而遙唳。風堀堞以勃鬱兮將墜戶而何濟。羌
捉衿而見肘兮亦納履而踣決。顧懸鶉之百結兮想焚糠其

此卷文字安雅
卷亦真切遠勝
于詩賦引非所
長耳

無術肆盛發之日甚兮復因之以痼疾彼水帝子之不肖兮
莽憑陵而難詰午則墜於淩陰兮夕又藝之温室入膏肓而
見濕灰兮魂熒熒而若失念送窮而莫之送兮欲驅鬼而無
由驅夜輾轉以反側兮渺徐徐而于于有裹飯之良友兮乃
睽隔于一隅盍問天而搶地兮泄衷曲之煩紆惟高堂之聖
善兮勗好修以爲先曰大造之馮生兮詎榮悴之有偏曲肱
適以樂孔兮陋巷乃以鑄顏釜魚稱于史雲兮瓜牛傳於孝
然苦節奚不可貞兮在義命之所安謹長跼以受教兮忽形
開而神釋企先民而見程兮甘寒士之失職覽圖史之盈前
兮激歌聲於金石日味道而飽德兮勉藏修而游息掃俗情
之輻輳兮還冲襟之淵默永積雪而斲冰兮媿歲寒於松柏

陸機宅賦

望秋巒之婉孌兮溯谷水於五茸紛叢林之晻靄兮巨浦激
之交通想昔賢之厝此兮構軒宇之寵窳嗟歷年之久遠兮
漫烟草與霜蓬西風颯其颯舉兮軫弔古之盈胸惟討逆之
乘時兮繼紫髯於江汜挺公瑾之雄烈兮佐以魯呂之英偉
暨昭侯之父于兮更鷹揚而虎視及柱石之淪亡兮數乃終
於天璽伊二俊之篤生兮鍾邁世之奇姿曾筮仕於牙將兮
固宜閔恤於黍離何單車而入洛兮覲壯武之見知苟隱肆
以狎侮兮虛志逞其嘲譏覩暴朝之替亂兮寧不悟往者之
已非感濡沫於成都兮抗皇輿而弗察美南征而作賦兮兆
牙旗之忽折長史萋菲於前兮闔豎從而詆訐踐妖夢于黑
幘兮寄悲思於白袷惜棟莩之同歸兮違保身之明哲彼夫
念家鄉之景物兮有步兵之先還顧榮勗以引退兮孫惠詔

以辭權知道家之所忌兮尙統率夫師干雲蒙蒙而晝暄兮
雪平地而覆覆懸圃隕其積玉兮空行路之銜冤聞墟墓之
可尋兮封馬鬣而未燬何書堂之久傾兮罕遺基之可紀段
疏詩蕭條讀書處遺跡尙堪尋鳳雛兮慨功名之爲厲鶴唳慘其難聞兮問黃耳而誰寄固
才地之未可憑兮詎時艱之易濟羌捷徑而窘步兮掩予襟
以流涕庶後來之可鑒兮謝繁情於膺仕

聖駕再幸江南賦

謹序

蓋聞洪鈞運於穆不已之功至聖懋日進无疆之德於是省
方設教有孚惠心勿憚再三以綏我婦子以穀我士女故崇
禧茂典銘金石播雅頌焉鴻惟我 國家參天兩地久安長
治

皇上純熙大介登三咸五大庭栗陸之紀蔑以尙諸茲又再

舉 時巡纘

祖烈廣

慈惠軫輿情

和鑾將駕海隅日出之邦疇不山呼草偃重

返

天子之光矧

臣釋褐通籍霑被

優渥宜與春禽時鳥蹈詠

盛軌昔司馬相如崔駰鋪張美富或失之靡今

臣作賦一

篇上獻

行殿雖未踵趾前哲要以其事實其文質庶幾導

揚

至德要道風示海寓用徵信於萬禩

惟我

皇上御極二十有一載歲直丁丑六字寧謐八荒康阜一莖
六穗之瑞徧封圻雙觥共抵之祥育林藪諸福之物鱗至麇

走昭示嘉貺溥及九有於是南都黎庶人足家給謂邇者歲
陽重光歲陰汁協我
皇上乘元正布先甲用奉

懿懽以纂

祖法展義巡方上紹鴻業
湛恩霽霈若風渙而雨集爰計

其時六載而匝蚩氓日夜延矚而尙未見
新命之浹也敬

稽

聖祖六幸江鄉蓋俯念我三吳士庶情殷於瞻雲就日而志
篤於揚烈覲光是以省方鉅典大書不一書百姓呀呷踴躍
匍匐奔趨仰日月之光華浹雨露之膏腴迄今父老傳述猶
津津輔頰而勿渝焉矧聞古有虞氏五載一巡徧於方岳蒼
姬御錄厥數維均茲距辛巳正翠嬀再巡之辰宏庥大典曠

然弗陳羣志曷以慰而下情奚以伸且我

皇上豐功駿烈萬倍邃初惟準噶爾鑿齒竄竄濟惡蠢動宥
死稽誅邇者吳巴什衆懷仁送款
命偏師以驅之阿睦爾

撒納走殪達瓦齊就俘今茲二萬里外皆列我戍邏蠡旂不

極
威稜遐播西濛屢捷聞於江左我百姓冀於車塵馬足

閒申愛戴而致祝賀也稽首大吏慚以上聞於是

帝心俞頌
絲綸擇攝提格月青龍在寅載觀一男五女之

盛重莅乎三江五湖之濱維時盛德在木日麗奎宿東風解

凍律中太蔟

天子由青陽颺金奏奉

安輿頌

慈壽鸞輅陳蒼龍輶先貸積欠協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之隆

繼陳烟火示

璇闈錫福同民借樂之懋由是望於泰岱禮於泉林塵孫家
集之漫溢濬荆山橋之深潏閱中河而魚龍攸伏按葑屋而
鴻雁無吟登乎安福之艫濟乎清淮之浦臺旣經乎文游
寺亦陟夫香埠天寧之僧梵遙聞平山之官梅欲吐松寥浮
玉胥浪細而波融瓜步京江更風恬而日煦攬曲阿之烟巒
睇蘭陵之雲樹爰戾止於姑胥駐九旂之容與懿此名區
首標虎阜石湖遠而按藍支硎近而擢秀穹窿則琳宇凌霞
光福則玉花盈岫閣因聽雪而淙潺榭以臨湖而延袤忽萬
笏之參天緬名臣之如覲表高義之名園勗流風於醇厚迺
句吳之舊俗率侈麗以相先閭里以紛華表愛戴牧守以藻
飾明恭虔瓊楹鉛砌玫瑰雲枿結綵繩之緋纒懸文繡之聯

絲樓三重以晃朗燈五色而黝躡合六街以鼇牀擁天驥
而弗前杼媚茲之積愫洎繼盛而爭妍於是乘輿臨之穆
然有深計焉謂綺麗弗可日增而豐稔弗能屢冀也長吏以
愛民爲經細民以節用爲貴重農桑斯衣食盈甘儉樸斯日
用遂布帛菽粟立其恒孝弟廉恥厚其治凡所垂訓於臣民
一如初巡之深至維時祥霏藹藹靈雨其濛天桃灼以含
潤垂柳依而嚮風麥如雲而登壟秧如毯而抽叢鳥翩翩
於邨舍桑扈習習於牆墉

慈闈俛視以色喜

宸襟遐矚而意沖將徐次于於越逮醲化於淞東蓋禮樂制
度之咸正量衡律度之綦同茂典媿古而益晉殊恩較往
而彌崇斯擊壤謳吟所莫罄而珥筆廣颺所罕窮矣乃復系

以辭曰
粵惟揚州厥土泥塗厥賦上上神倉是輸厥性柔順愛戴是
孚厥情侈麗以博歡娛昔頌
仁祖恩澤之濡近仰

文母福德之敷六飛戾止曰紹鴻圖呼嵩戢戢奉璋于于
和風甘雨溢於亨衢五載以徧仿彼有虞於萬斯年其永斯
模

精理亦道心賦 御試

惟一原之渾台涵萬有之粹精擷其華貴博珪璋於文府窺
其祕宜闢奧窔於靈明厥彰厥微默契直孚於穆沕爰清爰
靜淵懷潛貯夫菁英導厥迷津既愚菟之忽破通其幽鍵乃
純懿之徐呈證乎心源接寶筏而隱生其趣澄乎心鏡索元

珠而曲會其情游目有資在返性真之蘊沖懷所達必緣考
索之誠粵以延年能參微旨因朋舊之贈言抒性天之妙理
課虛責有非芒芴而無憑極渺窮幽豈散殊而莫紀撫行生
之稠疊俱肇洪鈞攬品彙之紛綸胥宗泰始化以迭出而互
形意以追尋而同軌得言忘象可徵橐籥之開卽境會情寧
藉筌蹄之指是則理因紛錯而寄其端心以明睿而融其迹
眾形未集心儲理而泯於希微羣動初乘理印心而彰其順
適含妙有以恒凝賁虛無而不隔存存靡閒惚恍而遂躍其
機皎皎常清要眇而自藏其宅息心以還真宰辨奚取於惠
施攝心以養天和力何須於椒亦得諸妙領彌徵動靜之宜
休乎泰鈞各見智仁之獲蓋以理本心涵理由心造探之而
宛接乎真機研之而始親夫至道神行官止心樞洞徹於鴻

濛虛往實歸心體普同於蒼昊一以貫者旁暨無垠賅而存焉皆堪自考參象外而其義非懸得環中而其光可葆何思何慮町畦聿化於淵襟無臭無聲囊括攸歸於冲抱彼夫晉宋閒之名理本異聖賢人之操心守寂則迦道流於雲笈譚空則覈釋典於珠林蘭碩夙標夫虛勝茂遠遐肆夫研尋輔嗣清言希蹤簡曠真長超詣極意遙深雖託崇情以高駕實憑幻悟以居忱遊乎其樊止屬妙心之獨運託乎其域豈知大道之可欽况乎

聖德光昭

皇仁和煦心則合乎允執上接唐徽道則協於蕩平其遵周路松庭端拱廣運被於要荒蒿室垂旒基命形於頌賦奉三無私而錫福克通易簡之根建五有極以訓行丕衍圖疇之數洵垂理學之真詮用大心傳之要務固將儕皇古以同倫又何有詞人之足慕

進次賦

違嶠江而西逝兮羌禹跡所未經踰絕險以千里兮復進壁乎峇寧鶴雞鳴而蓐食兮把長劍兮余將行踐盤盤之犖确兮俯萬仞之如劓伏戎潛而踣嘯兮營窟穴以隱形顧槍纍之枝格兮渡澗湍之騰沸登參天之峻阪兮亂石崩以匝地馬哀號而不前兮鞭屢施而屢躓盍捭衣而振余步兮驟北風之淒戾屯雲紛其交會兮羣峯窮冥以晦蔽霏密雪之刁騷兮咸酸眸而結氣春冉冉其將暮兮何鬻發之猶厲衆卉蕪穢而未拆兮藜木萌而仍閉土膏闕以弗生兮洵瘠壤之可棄徐登頓於山顛兮擊周陔之橫從山層疊以截薛兮雪

嶂春而弗融蠻硯宛其巖巖兮後夫窮而終凶走礮雷之隱
麟兮佇大師以乘墉緊梁州之絕徼兮在唐宋爲吐蕃人跳
踉而工鬪兮性狙譎而凶頑使蠶食之弗圖兮將封豕之爲
患茲王旅之義征兮策永固夫屏翰順取逆而大取小兮奚
藁街之不早懸軫三軍之暴露兮匪一身之足歎惟禮經之
明訓兮戒登高之懼辱彼樂正之守身兮尙下堂而傷足遵
危涂於九折兮景王陽之跪局余獨輾轉以遠邁兮悲嶮巖
之頻復親舍渺其曩遙兮白雲望而盈矚歸旃廬以塊處兮
忽涕洟之相續

夏雪賦

嗟歲序之奄忽兮驟孟夏之恢台何殊方之詭異兮聞羣嶺
之崔嵬曦景失夫炎燠兮雨露鬱其條諧羌朝霰而夕雪兮

積冰玉之皚皚朔飆愔愔以時作兮雲霧閉晦而長霾悲余
處此戎幕兮吹鑪灰以自擁裘蒙茸而再襲兮詎織絺之可
用我姑酌彼苦酒兮融四肢之寒凍乃徘徊而審其故兮茲
方屬於坤維曰履霜而堅冰兮維初六其占之紛卦氣之凝
沍兮歷長嬴而弗移疇揚庭之可夫兮草木遏其葳蕤緇氏
羗之性習兮冒凜烈以自若恐諸軍之久役兮鐵衣冷而難
著辨色起而築壘兮暮周陟以鳴櫓聚燎火不得溫兮仍手
足之皸瘃藁街其庶蚤縣兮殄氛禳於戎索詠霏霏以來思
兮匪挾纊而足樂雖嚴威之中人兮亦奚啻陽和之迴薄

臥龍岡賦

奉英蕩而南淮兮跂長岡之緜亘清水灑灑以東流兮豐山
嵯峨而西映聞伏龍之所臥兮畱昔賢之名勝縹余馬于山

之阿兮尙瓣香而致敬嗟炎德之將熄兮宗袞溷于龍蛇天
實錫以良弼兮乃應運於瑯琊初薄游於襄漢兮復隆中以
爲家寄長吟于梁父兮恒抱膝而咨嗟緊出處之純正兮邁
古今而寡偶豈管樂其能羣兮固將與伊呂而爲友感三往
之殷勤兮爰委身而援手先奉辭于危難兮繼徐圖夫戰守
稔西川之阨塞兮迺高祖之舊都富庶等于中原兮聯滇爨
與彭廬出三巴而彰九伐兮巾幗已瑟縮而趨起何星芒忽
隕於郭塢兮宿志終苑結而難舒緬西南之遺蹟兮永民夷
之傾慕惟南陽之草廬兮更流傳于行路望棟宇之崔巍兮
仰冠裳之軒翥想澹泊以明志兮久曠觀于時數出片言而
決大計兮定二分之統緒洵儒者之氣象兮識宗臣之偉度
雜時日之在婺女兮冰雪皓以迷漫嚴飈聿起而淒厲兮響

松柏之嶺岷雲旗儼其來下兮似恨王業之偏安欲陳詞而
慨慷兮紛涕泗之闌干

三高三祠賦

爾其灘名釣雪橋巨垂虹笠澤西來而擅勝具區南注以朝
宗竹塢蓮塘是逸士棲遲之地魚簾蟹斲前賢寄託之蹤
細三高之遺址激千古之清風當夫霸越功成沼吳業著知
烏喙之難同表鴟夷之雅素千金屢散其貲三徙奚妨自汗
已徵貨殖之才仍矢幽居之趣跡伍宵之樹梓差保功名慨
文種之乘潮空張憤怒又如典午啓豐秋風欲徂指銅駝于
西晉懷鱸膾于南吳攜手同行邀良朋而未遂考槃在軸驗
王室之終蕪託首邱而作賦聊盃酒以爲娛至若兵燹西京
羽書南國謝書佐而弗居號天隨以自適漁庵漁具別擅生

春融堂集卷二十九
澹樵叟樵家頗耽荒寂田園可樂兼栽顧渚之茶篇什時吟
遂結松陵之集懿茲真隱本不同時志豈耽乎忘世識皆炳
于先幾匪高名之足慕因勝地之可依歷數朝而清標互映
雖異地而雅尚堪師是以石處道圖象以祀趙伯墟建堂以
移也夫其俎豆長新香鐙相屬寒谿波漲座對鳧鷖古砌春
濃臆圍藤竹招魂而欲仿楚辭伏臘而猶傳巫祝鬚眉儼在
猗歟物外之姿簪紱何加寄矣塵中之躅宜其羈人遠宦瞻
懷桷以躊躕釣叟辰師鹿蘋蘩而往復矧乃素商已屆碧露
將盈荷芰餘香而未歇蕪葭作雪以交縈感緇塵之欲染景
素履之恒貞風馬雲車敢締烟霞之契筆牀茶竈庶尋湖海
之盟

春融堂集卷二十九終

春融堂集卷三十

青浦 王昶 德甫

書一

答翁靜子徵君書

某迂疎狷直性不能巧言令色取媚天下以故所往輒忤其
不至於欲殺者特幸焉爾執事知其貧窶恐自後益窮教以
與世相委蛇且廣於取友所以愛某至矣循誦再三感繼以
歎昔孔子論友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又曰友
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至於所戒則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比
之匪人不亦傷乎其慎且重如此故古者士君子論交定爲
士相見之禮合之不可苟取之必以道所以在朝廷無利盡
交疎之病在草野有進德輔仁之功子夏門人問交於子張

子張以為異乎所聞蓋張也堂堂驚於聲氣結納不知可者與之與為友也不可者拒之弗與為友也非謂眾之弗容不能之弗矜也子張援容眾矜不能之道以例友道是以互持其說而不相入今朋友道缺絕久矣賢而仁者誰乎直諒而多聞者誰乎箴規劘切之誼廢而佚游燕樂之事作百取一二焉如水有防如農有畔斲以稍補學業非賴以振其窮也且某年僅二十七距聖人三十而立尙有三歲於此時亟取天下端淑嚴正之友恐血氣未定猶不免冒貢於邪僻若冀以飲助衣食雜然取之日移月化必流為不肖之歸是所得小所失者大也而執事亦安所取之夫人言語面目受之自天其不嫻於巧令者非可勉學而能今天畀以迂疎狂直之性天之予我綦厚矣天厚以予我我薄以自待其亦與於棄

天襲天之甚矣且抑而行之殺其廉隅矯揉磨刮久之不能自制必將復反故態於入世終無所效某早夜自審已久踴躍然涼涼然分為世唾棄果無所適歸於故鄉求老農老圃以為師自食其力雖飢與寒不悔非牴牾明教實以執事知我愛我故不敢委蛇諧俗也勉作報書惶悚不已

與顧上舍祿百書

使來辱示新刻花稿詩鈔和而不靡雅而不嘖甚矣有合於溫柔敦厚之旨也吳下多才人論詩必以君為首雖然詩與史相表裏者也史之體善者傳之惡者用以為戒故窮奇檮杌不惜具載於書以蘄有裨於人心世道三百篇亦然惟今之所謂詩異是善者引與為友因而有贈答酬和之章其人不足與而其名不足傳則弗見於吾之詩也可且弗克見於

吾之詩則爲惡者懼爲庸衆者愧用以力奮於善是其所以爲教與史異而實同若不論人之正譎賢否雜然見於吾詩而贈答唱和之章不能遽有所指斥譏貶則於美刺奚當焉吾詩不傳則已詩苟傳後賢必因詩以考人考人而人不足稱則鄙其人因以鄙我之詩且因鄙吾詩之諛而吾之爲人亦將爲所薄今足下集中凡與唱酬贈答僕所未知者甚多豈吳下多有其人而僕弗及聞見耶抑非其人而足下故游揚之使附俊民秀士之列耶昔蘇文忠和王鞏詩謂使鞏姓名附見於集中鞏以勲舊子弟又文采卓越照世而文忠乃矜慎如此則不若鞏者其不肯泯泯以濫登也審矣蘇渙反賊也張垧兄弟降賊者也工部皆以詩贈蓋草堂集後人所蒼萃使工部手定其詩必芟削之不暇又肯留此以貽訾議歟足下之詩旣極工精而益求精必於是審焉僕魯鈍慤直輒敢盡言於左右惟恕之且因以思之

與沈果堂論文書

使來得所示論文書明白深切皆可法而於墓志尤詳邇者楊文叔蔣迪夫相繼逝於時能以古文鳴蓋非先生莫屬也某爲此亦有年竊謂墓志不宜妄作志之作與實錄國史相表裏惟其事業焯焯可稱述及匹夫匹婦爲善於鄉而當事不及聞無由上史館者乃志以詔來茲以示其子孫舍是則皆諛辭耳蘇文忠公不喜爲墓志碑銘惟富鄭公范蜀公司馬溫國公張文定公數篇其文感激豪宕深厚宏博無涯淡使頑者廉懦者立幾爲韓柳所不逮無他擇人而爲之不妄作故也得其人矣而行文之法又不可以不審竊謂韓柳歐

蘇集爲俗本所亂如韓之曹成王劉統軍權文公碑皆神道也而題不具書柳惟志宗直殯則直志爾其祕書郎姜君襄陽丞趙君主簿韓君皆有銘而不書銘及韓之考功盧君司法李君皆無銘乃書墓志銘其舛誤如是至碣與碑同宜有銘詞而韓之法曹張君柳之獨孤君兩文皆不著銘獨孤君碣末列友人名姓與其先侍御神道表同例蓋皆表也表例無銘而韓之房使君鄭夫人殯表則用韻如銘其他若鄆州谿堂以序綴詩汴州東西水門以記綴詞體製如此錯出者甚衆今之學者弗參互考訂而潘氏金石例王氏墓銘舉例等書世亦不復傳習是以雖號爲能文詞者每有作輒繆盞不合於古足下本經術爲文以迪後進又所居松陵王寅旭潘稼堂兩公遺澤未艾必有好古能言之士出焉誠其毋妄千萬自愛某再拜

與顧震滄司業書

前聞命作書致賀且訊啟行期既獲手教則言衰老且病不能行恐無以塞

明主意伏而思之惶惑彌日昔昌黎與李渤書具言天子仁聖年穀熟衍符貺委至拾遺公宜疾起與天下共享之然考憲宗之初卒踞於夏師疲於蜀其謂四海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特諛詞爾且是時政刑教化未盡修理讒佞欺罔之徒往往萌蘖於朝著是以思起一直言無鯁避之士出而諫諍枝柱之若如昌黎言天下已治已安矣將無庸拾遺補缺爲李渤者不起可也安得以忘世責之今國家偃武修文百

數十年三代以下治安無與爲偶
皇上端拱法宮方思格神人誠上下興禮和樂因詔徵通
經績學之士講求儒術將擢爲司業用迪於國子庶子此正
儒者佐理休明之會也不得以言官比且唐宋來取士者設
科無慮百十數從未以經學甄拔天下士而
皇上斷然獨創行之其說經之書又選於宰執登於御覽
令編修檢討及中書舍人繕寫校正以藏諸
內府重其典
者至矣上重其典而下輕其報豈賢人君子致身靖獻之道
歟抑又有大不可者今所用四人中執事齒最尊登第最久
係海內觀聽最深執事不起則彼三君子皆相顧跽伏使邁
古之曠典缺焉不獲收其效後世論者必咸指爲執事之故
則累於盛德者更大相隔數百里無由躬自勸駕祈因是書

而熟計之毋以爲高名毋以爲佚老脂車就路則天下幸甚
與彭晉函論文書

去秋在金陵承足下一見如舊歡因得盡讀所爲時文蓋已
山畫山兩先生後未有造微極奧如是者今足下郵古文見
示然後知足下曩以古文爲時文今復以時文爲古文也夫
所謂文者理與詞已耳詞非理不立理非詞不達爲古文辭
必反覆紬繹其理必旁推交通不致有缺畧滲漏以蘄禪於
世教而時文限之以題理常有所不可盡而義多有所不獲
宣甚者乃爲逆探鉤取若吐若茹以詫其靈敏儂巧名爲闡
聖賢之言實於聖賢立言大旨轉相悖戾蓋其不同如此古
之取士或以詩賦或以經義體製格調本去古文甚遠一旦
舍其所業從事於古文得門而入也較易今之時文皆粹然

聖賢之理體製格調多與古文合且非夙習於古文時文亦不能以工浸淫漸漬久之遽欲以此為古文則毫釐疑似之間愈近而實愈相遠其故又不在辭在氣不在理在神昔康崑崙請學琵琶於河西女子令三年不近音樂乃授以指法近陳宮詹邦彥少工董文敏書晚思效顏魯公及下筆輒復似董乃以左手作字冀忘其故習夫崑崙女子之琵琶同此節族勾剔焉爾顏董之書同此波磔戈折焉爾然必忘之而後習之所謂毫釐疑似愈近而愈遠忘之不盡終無以得其真文小技爾然時文古文不同者如此似同而實不同又如彼惟足下自是絕筆不為湛於經史以養其本久之後達則取於心而注於手得其真也必矣足下於某齒長以倍乃能數數下問某敢有所靳故以聞自先正及心所獨得者布於

左右且冀足下反之庶以相長焉

與夢文子座主薦士書

某行能無似因鄉試遂得託於門下前者至江陰進謁執事獎許激賞惟恐不及及覽所獻詩則又汲汲然稱譽每篇未嘗不道善也以為可進於古之立言者某生二十九歲矣自幼習為制舉義於他文懵然無聞知偶為詩雕刻擊悅焉爾既長從王次山侍御沈確士宗伯游稍知學問之途徑與功力之淺深次第不幸飢寒潦倒未獲畧有成就倖得乙科而執事遽激賞獎許如此又賦詩四章以贈其行甚踰所望昔燕昭王欲得賢士以共國先自郭隗始樂毅鄒衍劇辛之徒從而爭趨之今以謗陋椎魯如某猶獲齒於執事之口則天下士孰不聞風興起竊願附於門牆之末者夫古大臣之報

國家首在以人事君居恒取天下賢士緣文考行跡其德之大小才之長短廣狹默識之樂育之因而引翼教誨之去其駁而進於醇以竣國家一旦之用猶探囊賦篋而出之也以故所舉無不當而所任無不宜雖然有愛士之心無鑒別文章之識則所愛必非所賢有其識矣或無其位與有其位而非以文章爲職業則亦無由與天下士接以甄拔其尤今執事心乎愛士爲天下第一又得在上位適當學政衡文校士之任而執事之詞章若火始然若風始發若川之方至足以雄視一代用其所獨得鑒別天下之士緣文考行孰有能濶執事之識者而天下賢士亦孰不樂於自見以庶幾於一日之知且某又受知最先平日頗有意於人材敢不悉舉所知仰慰執事求材之至意竊見江南人士雖多惟曹仁虎吳泰

來趙文哲張熙純嚴長明爲之最仁虎齒最少性情謹潔其詩華瞻富有博士弟子中未有倫比泰來甲子副榜嘗爲宿松教諭不樂以病乞假歸益肆力於文詞撰硯山堂集漁洋之繼別子也文哲敏穎幽介不苟求知於人所作詩研練清婉要能深探而力取之熙純貧甚性乃疎豁忤俗詩雄放於擬樂府尤工長明擅侈麗善馳騁作駢體文能鎔徐庾及四傑爲一體若褚廷璋凌應曾吳省欽蘇去疾皆出羣之才執事試時可視其文而得之也又有嘉定王孝廉鳴盛錢舍人大昕孝廉詩古文悉排鼻雄傑可喜而舍人精史學通九章算術詩亦寬裕肉好兩人皆在京都又以經學名者惠監生棟棟故學士士奇子經史靡不淹貫尤深於李鼎祚之易鄭孔賈之禮曩黃制府廷桂以經術薦於朝未得用今老而

益窮之三人雖不與執事之試度亦愛慕樂聞者是以備陳於左右昔昌黎言陸宣公司貢士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而昌黎亦自以侯喜等十人薦於陸暢且屬其告於主司蓋人主之望於名公卿與名公卿之報國家皆漸於得士不在平日之知與不知邇者學政矯枉失正謂不知其人而取之可以免於議論卒也愈公而愈不得人於國家奚賴焉某明日偕計吏北上深惟執事獎許激賞之殷不敢蹈世人所忌諱畏避干冒尊嚴庶垂察之某謹再拜

答呂青陽書

某白去夏過無錫謁震滄司業盛稱丈人淹經學精算術博聞強記盡得石齋先生所傳及至金陵相見上下議論以為

過於所稱恨聚處日淺不能盡發所撰而讀之耿耿然若魚之中於鉤也入春惠手書並示十學薪傳目錄驚喜詫歎又過於前相見時伏讀易義旁通貫串粹然一出於正而於論并養尤精蓋天之立君理處於不得不然而聖賢之作之君也情每出於不得已故堯之禪舜也必於讓舜之禪禹也至於避夫不得已而受之明乎非有所樂於此也寒者使衣飢者使食芻昧者使知禮義一夫不獲皆予之辜而民見聖賢之勞心如此其至因各以力之所出獻於上君十卿祿卿祿倍大夫大夫倍士其勞以次而殺則其食之也以次而差率民之所為報也是以唐虞夏名貢下奉上之辭也商以助名猶以以下助上為言及乎稱稅稱斂始成自上取下之詞不知其義起於相報是論反覆數百言實與孟子代耕之義相

表裏廣夏細旃之上誠不可一日不復此至推步之術自古皆誤於日法四分之疎無論大衍八十一分至元一萬分猶有秒忽纖毫之未盡積久則漸舛自利瑪竇挾西法入中國其徒湯若望輩述之專取合朔爲定蓋發古人所未發梅氏用其術以通於古之歷法丈人復加簡易徑直焉於是臆胸之患革而無憂於羸縮進退弱太之不齊後有考七政者無以易此視石齋先生三易洞璣有過之無不及者某以時文取科第又因少習詞賦稍稍爲時所稱乃不知山林中布衣逸老湛深學業如此方自愧且悔今司業年八十而丈人亦七十餘矣二老皆在東南而某復以新除官將赴北不獲裹糧負笈假館以卒絕業愧悔何時而已耶惟時賜書以教之則幸甚方暑千萬自愛不宣

青陽名泰江西新建人軀幹雄偉談辭如雲余見之年七十餘矣飲啖兼三四人目光霍霍然射窗戶所著十學蓋易詩書春秋禮樂及天文地理算術說文也少游浙東受學於黎洲先生之徒入閩獲石齋三易洞璣嗜之故其書宗二家者爲多老而貧販書間爲堪輿術以自存活酒半輒捋須太息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蓋未能忘世如此顧司業外若江寧程綿莊廷祚淮安程戢園廷鏞皆與雅善尤喜余見必強畱坐語及夜分不倦自余入都後三年聞青陽客於金陵以歿所著十學凡六七百卷不知散佚何處矣又六年 朝廷修續文獻通考某以十學薪傳目錄示纂修官編修吳君省欽因爲撮其大畧載於經籍志云丙戌初夏檢前書因並記之

與朱竹君書

昨於魚門席上論蘇文忠公撰行狀神道墓志雖不多實大勝韓足下深不謂然發聲徵色坐客至失箸莫能措一語僕既歸酒醒取蘇集中如范蜀公富鄭公司馬溫國公數文讀之讀已復歎歎已復讀既而且讀且泣恨不生與同世廁其門牆以親炙其言論風采也及閱董晉鄭餘慶行狀如嚼蠟如搖鞞鐸毫無足感者以此益自信信蘇之工凡文以傳人也傳人以厲世也故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聞者莫不興起也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文必如之然後可謂之文今董鄭諸人之狀具在也能使人廉而立乎能使人聞而奮起乎以此益自信蘇勝於韓足下必又曰此非文之故人之故也則又不然夫文以傳人必人以重文人不足重弗作可也且是時

若宣公之篤棗晉國之德望西平之忠烈人足以重文者豈尠也哉釋此不爲乃惟鄭與董諸人之爲毋亦不量其人大小輕重謂曾受其辟遽以文與之歟抑謂次第其官爵勳伐足以重吾文歟抑利其諛墓之金如劉義所譏者歟無一而可也足下謂韓勝者蓋錮於前人之說試檢范蜀公數文復之亦必將累欷歎泣信僕之論不謬爾夫韓之古質奇崛厚重根柢六經爲文忠所弗如且如書張中丞傳後悲壯激發於司馬遷班固弗啻也何文忠之能比若夫行狀神道墓志文忠乃實勝韓足下幸毋膠前說某謹白

與惠定宇書

日者在廣陵常侍履綦得備聞緒論爲幸至所諭禰字當作祧字竊按公羊傳隱元年秋七月註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

禰疏禰示旁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最近於已故曰禰
又詩邶風飲餞於禰毛傳云禰地名釋文云禰乃禮反韓詩
作坭音同玉篇云年禮反父廟也廣韻云祖禰亦姓出平原
魏有彌衡亦作禰奴禮切又堯廟碑祖禰所出隸釋云禰卽
禰字歷考諸書無謂作禰讀者惟說文無此字僅見於徐鉉
新附字中故陳澧集註云讀作禰字然徐鉉新附字注云禰
古文禰亦不作禰也先生博學多聞古訓是式必更有所據
惟幸垂示焉不宣

與褚舍人指升書

奴子從都下歸知動履萬福并惠手書具道小學放絕欲勒
字學一書具訓於蒙士其意甚厚按漢法太史試學童能諷
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又以六書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

御史史書令史又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蓋用之審而
核之之精至於如此今則齒於學舉於鄉者俾之誦百字中
必有譌音焉俾之書百字中必有譌體焉而刊雕在簡牘者
紙謬疊出始以論語孟子言之親仁之親本从辛从木監本
乃从立从木皇皇后帝之皇本从自監本乃从白養殮而治
之殮本从夕从食監本乃从反从食皞皞如也之皞本从日
从皞監本乃从白从皞於諧聲會意之義皆失至若欲之加
心執之加艸其失更僕數焉不能終也外此經史子集之外
誤概可見矣某常欲綴輯一書專以說文爲本說文所未載
則散附於各部之下先列音之互異者次列義之互異者次
列形之互異者據說文以正玉篇集韻之失據經傳以正說
文之缺垂六七年會以官事未果成而足下奮然爲之僕可

輟不復作矣且古無字名有目為書者周禮保氏養國子教以六書是已有目為文者禮記書同文是已有目為名者儀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是已故漢執文志或云凡將或云訓纂率不言字至漢魏間而字詁字指字林之書乃漸行焉然則足下之成書也其名亦庸可忽歟近長洲布衣江鱸濤名聲工說文之學見其所書當與張力臣陳長發上下知足下樂得聞之并以白於左右焉不宣

與秦味經先生書

前月在維揚讀邸報知新膺恩命總典秋官事與願俱欣慰無量竊聞唐虞命官二十二人伯禹而外莫賢於皋陶而其所專任者士師周公以叔父之親位冢宰而所兼攝者司寇魯有三卿皆一卿兼二孔子乃獨為大司寇非以其事至

重一不當則民氣天闕乖戾上關乎陰陽故其任之之重非大聖賢不以畀耶至漢以冢宰司徒司空為三公獨司寇不與焉者蓋以冢宰長百揆司徒富而兼教司空則平水土皆所以生民也取其生不取其殺所以示人主之用心也今天下治平百有餘年振古未有宜若無事於刑而尙未能致刑措者豈民之無良歟抑吏方習於簿書期會日以法令抉摘其民於有恥且格之風缺然不講使民不能感其意歟皇上之用心堯舜之心也今登執事以長秋曹其以仁明望執事其以移風革俗期執事也明矣不然發奸摘伏以懲鴟義姦宄之徒則一二刀筆吏文深小苛者優為之亦何庸當世大賢以重其寄耶伏惟執事推虞周命官之意上副皇上簡擢之心以塞天下士君子願望之志故某之聞命

也不敢以賀而竊有望焉惟幸而鑒之

與門人張遠覽書

僕在京師日久交天下賢士大夫頗衆前足下下第來見辭氣清峭樸直較然有異於衆人心固已識之及觀所示古文辭其意醇其旨潔而法度悉與古人合甚矣文之似熙甫也足下以不第歸來取別而僕適以應官去悵惘累日不能自釋乾隆初言古文者推臨川李巨來桐城方靈皋兩公僕生晚不得見其人稍長始識蔣編修恭棐楊編修繩武及李布衣果沈秀才彤乃知古文淵源曲折所在四君又先後卒今之有志乎是者惟桐城劉教諭大樞錢唐杭編修世駿大興朱中允筠桐城姚儀部彞嘉定錢中允大昕族兄鳴盛數人而數人者業之成與不成猶未可卜又得足下奮臂其間甚

慰所望夫學古文而失者其弊約有二挾謏聞淺見爲自足不知原本於六經稍有識者以大全爲義宗而李氏之易毛鄭之詩賈孔之禮何休服虔之春秋未嘗一涉諸目於史也亦以考亭綱目爲上下千古不知溯表志傳紀於正史又或奉張鳳翼王世貞之史記漢書而裴駰張守節司馬貞顏師古李賢之註最爲近古者歟焉弗省其失也在於俗而陋有其學矣騁才氣之所至橫駕旁鶩標奇摘異不知取裁於唐宋大家以爲築獲而好爲名高者又謂文必兩漢必韓柳不知窮源泝流宋元明以下皆古人之苗裔其失也在於誕而誇其或知所以爲文與爲文之體裁派別見於言矣未克有諸躬甚者爲富貴利達所奪文雖工必不傳傳亦益爲世詬厲其失也在於畔而誣夫以爲文之難而其所失又復多如

此則有志於古人不可以不知所務明矣邇者能言之士數出於東南中州及西北絕少然幸而有一出焉必殊絕於人况足下有田有廬足以備館粥竹樹花果之盛足以供偃息又有善本書數千卷為中州士大夫所罕見熟讀而深思博觀而約取充其學足以接熙甫無難則不第也不足悲而歸於其家也益可喜故趣舉近日之能言及言之而失者以勉足下未審足下謂有合否也西華令劉君僕同年生從其寄書良便幸時惠音問且以近作見示焉

答甥蔣瑞應書

四月二日得來書知吾賢眠食佳勝且言鄉人中多有譏僕簡傲者意欲僕和其光同其塵頻於徵逐以蘄免於忿憾也意良厚僕生平與人交親疎在心不在迹蓋吾鄉之宦於京師者率十數人爾往時僕為中書舍人多暇數日輒過其舍非有所親也今或間一二月一見問三四月一見亦非心有所疎且內直之班

上在宮則日入直在 圓明園則八日中往直四日有奇比歸之三日入刑部署者二浙江山西兩司及秋審處案牘繁茂十數吏以次白事非抵暮不得出而聽訟尙不與焉入方畧館者一通鑑方畧音韻一統志諸書問其當進者係第幾帙已呈總裁與否校錄完好與否時有被 旨及大臣考核者必縷舉而覆陳之稍畢往經咒館與西僧講論繙譯亦非數刻不得竟過是則又應 圓明園之直其有造吾門而見者十不得一二且閱數日乃得往報以是騰衆人之議然公事使然謂僕居要地恃勢簡傲者蓋不足與辯曲禮言不妄

說人孔子謂君子易事而難說如以微逐爲說人之具僕年四十餘矣方欲仿古人所行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何肯酒食游戲以希一當衆人之意且所求說者君子與說之不以道君子弗說也求說者小人與又何肯舍其正而從於邪冀小人之無異言也抑僕之素志謂士大夫端以讀書學道砥礪廉隅爲本今鄉人中好讀書者誰能學道者誰放僻邪侈之徒日接踵於坐未聞有所分別迎距如是而欲僕和光同塵長與比昵狎暱能乎不能且同鄉如張策時趙升之吳冲之輩僕推獎歎譽唯恐不及每及門雖隆冬大暑未嘗不倒屣迎也僕之非簡傲明矣昔韓文公以磨蝎爲身官蘇文忠公以磨蝎爲命官僕雖萬不逮古人往往不理於口然內返諸心實無有昔親而今疎者若以此得咎世人雖死且不恨何

有於讖使人臨發艸艸作答惟幸祕之

與趙升之書

不見足下者幾二載使來辱賜書且示以作詞之道謂當爲古人子孫不當爲古人奴隸此非獨詞之謂凡爲學者莫不宜然古之人之於詩古文辭必有所規撫緣以從入至於究也上下千古含咀蘊釀冲澍演迤汨汨然灑灑然隨所之以出之意與辭化不自知其所自而人亦卒莫得測其涯畧譬於水合衆山之泉以爲源源旣盛矣放乎長流又有諸水以滙之故能如此也不然割裂襞績句比而字倣焉是真夷於奴隸已矣某愚且陋分不足以與此然寘力於詩古文也久將求所爲含咀醞釀者幾焉未知果能與否亦冀與足下共進而勉之詞特其一端而已承命作序非敢緩以足下詞必

傳於後無疑不敢率然以應幸姑俟焉不宣

與曹來殷書

某頓首九月二十一日遞中得手書惟尊候萬福喜慰無似來書盛稱某詩奇崛雄拔當世能言之士無出其右殆見僕之屯蹇拂鬱姑以是相慰藉焉爾古之遷謫者往往嗟嗟戚戚若不安其生思頌封禪紀功德因以取後世譏又或託於逸豫放曠若樂天之在江州微之之在通州徒以詩之富且工往來相炫耀竊以爲處憂患之道二者俱非何則人生觸扞文網雖曰時命大都自取天因以降罰使然因一事發不因一事起生平或疵類多遂以致此故自從軍以後默取二十年來行已處事及性情心術一一自考驗始知違悖道理不可擢髮數過益省益多由此益媿且恨怨天尤人之念尙

不以萌於心矧弄筆墨騁奇怪與文士爭名譽其不敢也審矣某少無兄弟年四十有六生女一尙乏子息家無擔石儲往時取一第進一階必積勞苦乃得之旣得又復摧挫隔閡使不如意蓋命之屯蹇拂鬱至於此去年七月出銅壁關迄十月抵老官屯攻劇賊壘其間歷毒暍陷泥淖厲怒湍踰重阻險惡萬狀非耳目所恒聞見是時軍事亟不暇自顧恤回憶軍中強悍武士死且十五六孱弱如某托先人之積慶未卽填溝壑竊幸以爲過矣痛定思痛其嗟嗟戚戚固宜又何心儆前二者之爲鉤奇鬪豔以詩文炫耀取譏於後世邪且三年中備閱艱苦精神消耗過半矣曩時白髮僅一兩莖今顛毛種種髭鬚亦有白者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老母年踰七十煢煢一身尙在萬里外誠不如牛醫狗屠猶得具

甘毳以備侍養也每一念至中夜三四起魂恍恍若有所忘
失柳子厚云凡爲文以神志爲主如此乃欲與當世能文之
士操觚濡翰角勝於藝林非愚則妄而已矣今退而處江湖
者有大宗鳳嗜曉徵心餘諸君子足下暨竹君筠心白華復
以文學表著朝著文章之柄旣幸有所宗主儻緬曾悔禍戾
事某因得以還鄉里誅鉏草茅奉老母育子嗣修身約己以
償夙誓志願已畢矣固不敢逸豫放曠亦不敢妄託於窮愁
著書也惟知己審之秋深想北地早寒惟千萬自愛不宣

與杭大宗書

某頓首家書至得執事去年九月書責其不當適邊徼蹈鋒
鎬妄以身許人以貽老母憂疊疊數百言皆引古誼相劇切
執事年七十餘矣手顛不能作楷字乃爲某反覆諄切如此

讀之不覺汗之浹於背而流涕之被於面也某無狀以尙書
郎典機密不能杜門謝賓客與罪人子孫往還其取咎戾固
宜吏議以後適大司馬阿公自伊犁還詣行在令同事者
作書約往雲南時某未敢許也一日侍老母老母泣然曰汝
父自幼教汝令汝有聞於時不幸被譴謫爲世饒辱汝不克
自湔洗何以慰汝父吾聞阿公正人且吾雖老尙不至衰病
頽廢汝往依幕府因得以陳力自贖未必非汝父意也汝毋
念我因誦燕燕之卒章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復想與泣然
者久之於是南行之計始決禮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懼辱
親也以是樂正子下堂傷其足而憂禮又曰戰陣無勇非孝
也蓋未仕以守身爲大已仕以宣勞爲大道之不同如此某
寡兄弟又負壘廢黜雖不敢以守身爲解與列位於朝者有

間矣於道不必觸冒危險以驚恐老母從軍之役蓋出於可
已也可已而終不可以已推思其故輒爲之骨愴心悚神魂
飛越夜寐三四起媿不可以爲人微執事責某固何說之辭
然謂某妄以身許人則自有說昔昌黎從裴晉公討蔡可謂
相得益彰矣若張建封董晉則皆庸陋小夫不應應其辟爲
其使也僕常病之是以此行籌之良熟矣大司馬爲人宅心
恕謀國忠莅事簡而有法樂與迂謹方正之士交故某不惜
危險而許之若夫公忠不足以楮國是德器不足以孚人望
歐陽公云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詎肯昧昧焉以從
事邪今兵事浸息某亦意氣消耗不復能任官守矣旦夕歸
京師奉老母還於鄉里當詣西泠六橋間與執事面悉區區
不得已之意是書到日想值溽暑惟眠餐自重草草復書慚

不得已某再拜

德甫

京師奉老母還於鄉里當西冷六橋間與執事面悉區區
談不以其再拜書到日想值溽暑惟暇餐自重草草復書

春融堂集卷三十一

青浦王昶德甫

書二

與錢冲齋書

別十日未審從平彝回省否頃過廣通入飛來寺見有碑陷
壁間蓋明按察司副使池陽沈某書書中涓剏寺顛末甚具
真去京師幾萬里而寺多以中涓剏刑餘之人冠蓋踵接於
道非以大理石猛密寶井故耶然則滇之民若吏坐此累者
甚矣蘇文忠荔支歎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爲瘡痍正
以此也然碑字頗備顏柳法賢郎嗜學書搨一本供模寫甚
善相見應在暮春春寒尚厲惟自重不宣

又與錢冲齋書

居絕徼者三載兵火瘴癘無時不與足下同又蒙念我良厚
所謂異姓昆弟也啓程匆遽乃不暇作絮語別肩輿中回望
永昌有并州故鄉之感况於二十年舊雨耶今已抵昆明見
兩賢郎頭角嶢嶢然殊慰因以所較史記及圭峯禪師碑贈
之某此去於滇無可措意者獨明公祠未建頗以爲惓惓公
儒雅清正誠勇又不待言猛育之師勢無不可抉圍出乃卒
以一死謝諸將士其有功滇南者甚大微獨以死勤事於祀
典爲宜也宜叔公祠奉觀公音保查公拉豐阿珠公魯訥等
死事之臣配之其餘陣亡將士以次祔焉足下在公幕府久
此事固心許之而至今未果且永昌騰越多淫祠撤其像加
丹堊焉庸以妥公之靈良便所費俸錢無幾也崇忠節激頑
懦其事匪細惟冀足下速成之滇南兵事小休今又赴蜀徼

一孱且老書生必欲間關百戰何耶相見何時臨紙悽咽不
宣

與陳絅齋書

使來見示詩集古詩勝於近體五古又勝於七言其色蒼其
力勁其氣抑塞磊落殆數杜陵也歟磨而礱之又加密焉比
於杜陵不難昌黎贈崔斯立云往往蛟龍雜蟻蚓蓋譏其雜
也勿雜在純純在熟熟非久且漸不能擇杜陵詩得其尤粹
美者彊記而循誦之務底於熟使章句音節一一懸著心目
又尋繹其命意之所在且加涵養焉如是而駁雜之病乃除
詩詞雖小道不可以一蹴幾也矧杜陵又詩之最精深者世
人務小慧輒欲弋獲之無怪僅得其龕狗鈍澀哆然自號爲
杜而去之乃益以遠僕不意人易言詩尤不意世人易言杜

正坐此爾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此非爲學
詩言然學詩而蘄底於精與深者無以易此惟足下勉之

與蔣應嘉檢討書

承作南注集序詞意沛然若有餘且推挹過甚讀終篇覺爽
然汗下也作文詞不患不富要歸於峻潔曩時以柳州文瑰
麗疑從魏晉人出今暇時讀之乃知本於公羊穀梁子及太
史公瀏然以清子然而峭癯然而堅以貞傅詞設采咸有西
漢風力鹿門以配昌黎良不虛也足下習而敷之當日工子
厚與袁君陳書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數語洞中肯綮僕雖
爲足下直之何以加此北還尚無日幸數惠書且數以文詞
見示不宣

與余庚有書

前承示所作詩文未暇閱也及取別就道肩輿中一一讀之
屬對工比事切非根抵深厚何以能此散行文數篇尤簡質
有法說文玉篇士人不講久矣誰復知紹亭林之說足下能
篤嗜而貫串焉殆真楚材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頃過
定西嶺入雲濤寺登樓又見足下題額以癸酉年書蓋十六
年於此乃猶淹於通守爲之慨然然因此益知足下廉退雅
尚又不必誦其詩文而知之也相見何時惟時以書通問是
望不宣

與袁文康書

僕以迂疎淺陋乃足下父子昆弟皆來受業意良厚始見卽
以格物之義相質豈姑以是爲設難端耶亦實欲蘄於誠正

之學耶先君子常謂物卽物交物之物與克己之已同格如
扞格格鬪之格格物卽克己人有良知至虛至靈物欲蔽之
知遂以盲格之又格心體乃瑩知無不至意發乃誠竊疑背
於朱子及見薛文清云格物者先格身心之理然後誠意之
功可施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文清誦法朱子所言
乃如此以此知先君子言與程朱不殊若物物逐而求之意
日以芴知日以淆安在其一旦豁然貫通心之全體大用無
不明耶今以質之足下盍身體焉其必有所得非可僅以口
舌筆墨間爭勝爾某白

又與袁文康書

得二十五日所作經義歲行盡矣猶力學可喜也聖人制征
伐之具其殺人乃以生人使人皆知爲生人由是悅以使民

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所謂豫也能豫則作樂殷薦
浹於神鬼刑清民服和於海甸用以行師其爲利也必矣古
之民澤於尊君親上之教明於同仇敵愾之誼遇有調遣爲
君相者又詠其室家離別之情以宣其湮鬱况瘁身勞而心
實豫焉由是踴躍用命戰無不克而攻無不取大師之克在
乎同人丈人之貞在乎容民畜衆毒天下之民而民從則豫
之道得焉爾惜吾賢作未見此意又謙之五曰利用侵伐無
不利上曰利用行師征邑國行師似非謙義五上兩爻乃有
此象者蓋行師必以如不得已之心持未敢必勝之意修文
德以來之申道義以告之所爲不富以其鄰且鳴謙也猶弗
裕於是乎徂征又以薄伐爲仁止戈爲武不盡殺爲義益贊
高謙受益此也聖人微言精識深信天道之必然用以垂大

誠於萬世窮經者當深體而參究之不爲昔賢傳註所桎庶
於聖人之情稍有所得爾回永昌計在二三月間惟努力自
新日知其所無是望不宣

與楊孝廉書

某啓孝廉先生執事僕聞善言易者蜀爲盛漢君平以下於
唐有資州李氏著集解取蜀才說綦富於五代有房氏著易
海惜爲撮要剗削弗得究其全於宋有麻衣易云得諸青城
山道者僕自壯則好易竊意氏湔岷灌間山水怪偉幽邃或
尚有易師抱遺經跼伏晦匿而不出者去冬抵成都會軍事
旁午不暇訪私心養養然迄於今不已昨見邛州曹君道執
事年七十餘夙工易同時莫能及所謂跼伏不出者意在於
此旣自喜又竊念距新都二千餘里且在軍次不得上下相

議論一豁胸中之疑竊以自恨也雖然古人論友誦其詩讀
其書與見其人等矧於竝世之人執事跼伏山林久不以仕
宦汨其神殫心肆力於易李與房諸子之書必疏通焉貫串
焉如幸見示以慰往時願望之私猶把手而語枕膝而授也
雖不獲卽見無恨也僕曩與講易者長洲惠徵士棟爲鄭君
學習爰辰通卦氣及荀氏升降虞氏納甲之說新建呂布衣
泰工推步通邵氏皇極黃氏洞璣之說太倉沈光祿起元撰
孔義江寧程徵士廷祚撰易通指說道理頗平實今數君子
先後逝矣無有與明於憂患之故者以是蹈於兵火瘴癘卒
莫之能說今又聞執事解易甚深固僕所願從游者他日師
還將操几杖以謁於門塾以罄執事之蘊而先以書請焉執
事其無所靳某再拜

答吳沖之學使書

兩月不通音問不意時事遽至于此二十年舊雨多暴骨空山者言之慟絕升之死狀終未明晰毋論王升一出營門旋被衝散卽控馬之兵至墜馬後亦遂揮之使去但據云升之坐於地蠻奴十數人拔刀圍守之不知殞命若何其于死事則無可疑矣昨次清溪忽得手翰兼以新詩率和四律及抵成都宿於南明舍弟官齋復作六章其稿存晴沙觀察處近又揀出途次作八首併寄晴沙幸皆取而觀之傷時感事不知可當詩史否來札謂八月旋成都便閉門度殘歲欣羨之極不意刀兵劫煩惱濁中乃有此清涼世界則起居之嘉豫可知也邇來疲憊已甚心如死灰身如槁木軍書如蝟毛此時若得覓一精舍偃仰其中作十旬休暇已不啻天際真人想何敢遂作蓴鱸之夢耶今日立秋連宵多雨此夕頗晴霽記在軍中望月已五度矣援筆作書淒感不已

又與吳沖之學使書

中秋夕作數十行屬弟南明奉上又前行次郢城作書一通慰唁少鈍交王升攜去未封函想亦可取而觀也今日始讀六月二十六日雅州使院所發手書感愴無似升之死狀未明然其授命無疑兵部巴君旣爲具結卽可以邀卹典惟丹忱之死甚慘中矛墜馬蠻賊斷兩手以去此確有見之者鑑南死事則周篁邨所述不誣渠在省諒已詢得其詳少鈍以五月初三日歸胡琳以五月初七日歸此後京城三次來書一書則七夕前二日發係在聞升之變故之後甥瑞應云初聞木果木失事不敢令老母知繼升之信至度不能秘乃

告以丹噶一路全軍無恙然卒未免於驚疑所幸某於六月二十四日因軍機房公文之便略寫數字附報平安七月十七日得習之泰占兩君回書云前信即日寄往留京辦事處計家中于初十日內接到可以稍慰高堂也海參贊等于六月十二日所發摺內卽有升之丹忱同日陣亡之語此摺當於二十二日到熱河乃以樞地秘密之故都下全不得知至二十六日溫中堂長君自熱河抵京外間頗有所聞少鈍始往巴君家問信則計少鈍聞訃當于六月底耳某此次過成都事如蝟毛同鄉人俱不得一見竝不暇作書賤體甚疲憊然眠食如故易所謂貞疾恆不死者耶抑仍須在刀兵劫內耶時命未可知行法以俟焉耳過雅州時昏黑大雨如注且繕摺稿蒼溪尉未得見也渠有杜公卵翼之諒可無患矣此

後如得少鈍歸南信惟示知以慰遠念不宣

又答吳冲之學使書

接奉手書知試嘉定已竣矣子衿文字雖不免鈎吻齧鼻而山水絕佳考較之餘籃輿畫船遍歷舊蹟聞此輒作天際真人想某於奏凱後亦必一游凌雲登峨眉以償曩志耳昨少鈍以升之行述來拘牽時例所見頗俗某輓升之詩有遽落管奴手終酬國士恩之句成章後屢欲易第二句而未果何少鈍轉以上句爲嫌斷斷然請改夫人臣之效死在殉國不必在殉所事之人古來力戰死遇賊殺害死被拘執後死皆得與於死事之例爲蠻奴所害奚不可者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以爲兩家子弟不能通二父志廬陵作范文正神道碑于呂許公事爲其子弟擅改自古不免有此弊少鈍年少望以

春風堂集卷三十一
此密布之又少鈍來札謂升之墓志墓表吾兩人各爲其一
志者藏于窆某可任之至表于石揭于阡昭示于來者自非
如椽不可未審以爲何如某匆遽如故尅目隨師北行歲豬
鳴矣又於窮塞度歲負負無可言不得不作溺人之笑不知
清香燕寢於何處飲屠蘇耶不宜夫人曰之文不古誠國不

與陸耳山侍講書

某頓首啓耳山大兄執事不通郵問久矣昨見邸抄知執事
改官翰林甚喜甚慰此典不舉久矣漁洋之負重望在汲引
人材其詩雖爲義門次山諸公所貶而貶之者之詩轉出其
下遠甚惟古文間纂入唐宋間小說語又於經術頗疎今執
事從六十年繼其後則求所以接跡古人而副 國家之曠
典將何以自樹立耶比者徵書遍天下遺文墜簡出於荒塚

破壁者必多未審亡友惠君定宇之周易述及易漢學當路
者曾錄其副以上太史否周易述德州所刊聞其家籍沒後
版已摧爲薪此書本發明李資州集解而易漢學爲之綱微
易學則易述所言不可得而明此二書某寓中皆有之易學
蓋徵君手寫本鳳喈光祿擢升員外皆覆加考正尤可寶貴
如四庫館未有其書囑令甥瑞應檢出進於總裁呈於
乙覽梓之於館閣庶以慰亡友白首窮經之至意餘尚有古
文尚書考證等書曉徵學士殆有其本如得併入秘書尤大
幸也又門生吳霽浙中名士亦金壇向所拂拭者前日無端
絀誤爲執事所知鉛槧之役實所優爲未識曾招致其人否
吳與胡希呂侍讀至戚也或屬希呂促之使來併以告之金
壇俾備校讎之未得自湔洗不致終身擯棄實惟執事之德

而天下於是乎無遺才矣某結褶袴作老兵蓋五年於此而
執事遂以翰林主人持文柄吾兩人出處同而今之蹤跡乃
大異分不當言及此然生平積習有耿耿不自釋者萬里作
書寓於左右惟幸畱意焉

與南明族弟書

屢得書索所撰紀聞此作僅三卷未得爲完書且幕下胥類
不諳文義字畫麤率潦草不可耐姑奉寄以塞吾弟勤求意
爾紀聞之作前古無有殆始於宋人范成大陸務觀爲之其
尤工者然往往倣水經注紀風土志時物間以詩文考證名
爲史家者流其關史事實少今某此書亦倣范陸諸人體又
取史記法附時事其道里紆徑遠近山水險易阨塞及羗戎
習尚狙詐獷悍暨行兵取道出奇制勝之術畢見其間古來

邊疆吏剛則折柔則翫翫則縱其蘖芽而始以斧斤尋之復
不悉於夷情地勢以故賁軍殺將多有兵連年不解其究也
騷動內地大爲中國患得吾紀聞而復之用以撫馭荒服或
不爲無助其書事也有意書人書官也皆有例恐或觸忤吾
弟姑覽而秘之則大善某白

又與南明

自二十九日興師初三日已抵美諾中間如美美卡龍登耳
地勢險絕皆不煩兵而下以經年血戰所僅克者數朝舉之
實人力不至於此不知如天之福金川亦迎刃解耶抑姑以
此爲餌耶索諾木弟兄惡稔矣或以順逆占其必克然如蓋
蘇文亦弒君賊耳而隋唐屢征不服隋更以此亡天下順逆
之理未必可憑僕是以不敢以爲喜且時以前所云云爲將

軍言之攻克情形已錄奏藁咨制軍想得其詳故不復言近日索倫兵過竣尚可小休否

又與南明

書來盛咤十日收復小金川蓋神兵也然吾弟獨據奏章云爾所謂殆見吾杜德機也前議取小金川諸將皆謂阿噶木雅以西如工司噶色布達諸地上年攻戰最久路徑已熟由是可抵美諾南山壓取美諾良易獨降人木塔爾謂南山山險樹林多見不及遠一爲所阻必滯時日北山碩藏噶阿爾布里地敵番人村寨皆出其下得此山無往不可攻擊者阿公然之遂主其議又以中路中北山之美美卡南山之木蘭壩絕險上年五六月頓兵以此因令副都統額森特以三更攻喀阿木雅橋而令烏什哈達乘攻橋時潛師傍北山下

行襲取美美卡克是卡則木蘭壩亦失其險而賊之腹心以潰烏什哈達恐深入爲賊斷後有難色公譙讓再三責以必行至是夜賊未料我師之深入也果不做烏什哈達遂據之於是阿喀木雅沃日木蘭壩賊皆棄而不守而海蘭察普爾普之兵破阿卡爾布里諸峯得以循北山下與烏什哈達合兵上兜烏分壓八卦礮以斷美諾登達之路中路之兵先克美諾而海蘭察徇登達以北相次收復揆其功之成而速非據北山及襲美美卡不能致此上年克美諾亦在出翁古爾壘之險其後遂如破竹得要蓋與此同此正如庖丁解牛奏刀騞然在中窾要又如奕者大局得力在一二子於是服阿公之善聽言習於兵也奏章蓋未及詳獨僕心識其所以然今爲吾弟一道之不宣

又與南明

來書訊僕病狀欲以致藥僕心病非身病也僕棲絕徼七年所歷皆在萬里及七八千里以外瘴癘冰雪侏儻禁昧之地老母寓食京師誠如曾子固所云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愚至書問往返皆踰時累月得一書稍遲則臨啓時手戰色沮開緘疾讀無恙然後稍安蓋心之危苦若此許孺人之歿也在南路達烏是時值桂制府郭舟挫衄阿公代領其軍士無固志諸事如亂絲而額駙傅公來治桂宋之獄復以讞事相屬故僕得信秘不發而窮日夜治事如故人或嘗僕寡情不知僕心死久矣僕少無宦情比益百念灰冷然老母之倚閭先人之在淺土年如牧犢無嗣續皆不敢以忘不敢忘而思思而糾結繚繞淚枯心盡坐則不能立夜則

不能寢煩冤憤懣則不能控訴微奔走勞瘁寒暑侵迫亦安得而不病前年丹忱見僕頗訝爲喪神失志彼於僕二十年同年且同官十餘年不察僕何以若此是蓋無人心者也今苦之最者心病矣猶日用其心猶日以心所不習者用其心案牘之來心搖搖然若將颺去者又若昏昏然欲睡夢者及起而束縛之振厲之乃稍可以從事而僕不自恨其心以爲心盡矣近死之心若颺若睡又何怪而何恨焉如是而謂藥石可療未之前聞數年前讀桑門書喜其外形骸齊得喪謂安心之法莫過於今以軍事業絆繁曠未得習也日暮途遠未知所稅駕冀其不病以死恐未可知然非吾弟無以發此不宣

又與南明

春陽堂集卷三十一

二

僕讀諭旨詳矣賊卽縛僧格桑置麾下兵必不弭蓋十三年受降本出於姑息之局其後旋至九土司環攻故議者謂釋金川弗誅必爲邊鄙後患且前此用兵緬甸屢不得志猶可諉曰緬大且遠今金川縱四百里橫不及五百里登高峯則夾河南北形勢一望可盡如是弗能誅何以威屬國且金川所恃者地險耳粟不能支一年而可戰之兵不能以萬我多兵而多路一年不已則二年二年不已則三年番人田地蕪而食用詘死傷衆而守禦弱何不可平之有此時可慮者古云天下已治蜀後治天下未亂蜀先亂蜀民來自四方不可繩以保甲之法而其中凶悍不法爲賊盜者尤夥今出夫辦站悉索以應軍須者五載有餘聖天子屢下蠲復之詔恐未能遵也是在長吏加意檢刺且

撫循體卹無再激之而已矣吾弟其畱意焉不宣

又與南明

昨已得羅博瓦未敢折屐齒也此地三里五里輒有奇險可據番人最悉地勢又必擇至險退守焉乾隆十二年大軍越空喀而西至卡撒以阻昔嶺不得進馬良柱之兵度丹噶亦扼於曾達今由羅博瓦而下雖得勢若前搗勒圍有榮博帛山橫界其後能進與否尚未可知昔得臣曰今日必無晉乃敗於莘北齊頃公曰余翦滅此朝食乃敗於鞍且辱其母盈而蕩必有大咎其敢謂功在刻漏耶成都跂捷書幸無過亟不宣

與顧晴沙觀察書

浣花握手俗事眞似蝟毛雅蒙賢主人挑燈置酒乃不得稍

紆風抱中心養養莫可名言負羽出關回望德星彌殷延佇也慰忠祠旣建復修少陵書院當干戈俶攘時乃能表章名蹟如此足音空谷真與俗吏不同此外如文翁石室尚祈次第舉行曩屬舍弟爲之慮蹈同谷九歌之咎今得名賢主持於上且冲之間此亦當爲將伯定能不日而成如或以迂闊致譏則是銅臭乳臭小兒云云不足如劍頭快也聞楊邛州擅倚聲囑其書寄數十篇某於此道雖以餘事及之然亦三折肱者渠其可以老兵相視耶朱畫莊詩頗清麗可喜今在何所併示知外詩八章謹附郢削不宜

與顧晴沙觀察

前於白公官報內附檄布候未審入典籤否黔滇陝楚諸軍均過成都此後惟料理東三省兵軍牘稍簡自可不廢嘯歌

也某來此閒案牘如山今亦次第廓清頗有暇刻回念茫茫身世悽惘不堪自來皈心淨土今更如旅人窮子舍是無可棲泊者祈於草堂長老經廚覓大悲懺一冊阿彌陀經一冊以有註者爲佳若得雲栖大師疏鈔尤大快也望寄來以慰辦香之願礮聲如雷刀光如電羽檄如流星乃爲此幽寂事得毋大噱其迂耶前日存詩十首竝希檢還某再拜

與彭樂齋觀察書

某再拜某游天下久所至必訪其賢士大夫以上下其議論以爲師友之助辛卯入蜀時蜀之孝廉皆門人孫君嘉樂所取士謂可以物色其尤異者從而求之弗得也後見曹邛州焜言先生年七十餘蜀耆舊也文與詩率與古人方駕又見白觀察瀛言先生端方樸直曩者爲監司以嚴見憚於昆弟

以孝友聞蓋有道而文也夫古人之文文其道也故文與道合後世之文文與道分故文日以衰今則士大夫能以文自見者尠矣矧能緣道而發乎既不獲一親執事而覘其道也則庶幾於一誦執事之文昨邛州以執事詩文來俯以讀仰以思如奉席撰杖而與執事晤如升堂入座而奉執事教也前二君之爲言良信而蜀之賢士大夫不惟當首數執事且必將於執事乎是徵明矣某少所嚴事者若蔣編修恭棐楊編修繩武之文商太守盤之詩諸贊善錦之經術零落已盡今皆不可復見幸讀執事之文稍知執事之道而遠在二千里外又不獲與上下其議論俯仰延佇耿耿無似雖然某夙好爲古文詞頗有所作入滇蜀後尚得文數十篇詩二三百章藏於成都官署當錄其副以呈於左右庶執事或亦因某

之文畧知某之爲人也起居何似時春寒珍重不宣

又答彭樂齋觀察書

成都人來辱賜書且以蜀名家詩選見示適草奏方畢難三寸燭讀之盡漏下二十餘刻如伐于山時獲榷梓如斲于石時遇璆璧也古人錄詩或以詩存人或以人存詩若篋中德音天地間諸集詩不必皆工不工不足爲類期于誦其詩可以知其世執事之選得毋與此同川東西山水奇麗怪險甲天下以是大小雅之材自古接踵相望獨明季迄于今衰替百有餘年山水之氣蓄而必有所鍾焉又得執事以導其先副墨之子洛誦之孫焉知不有命世而出者邪今學使吳君同年生也昨寓書來云蜀中博士弟子惟金堂吳浩恆爲巨擘能使用六經左氏爲五言律體頗工執事曾識其人否天

下之寶天下所共吾輩當獎借以成名不爾莫爲之前雖美
勿彰也某年二十始與海內賢士大夫交見所作輒采錄之
爲湖海詩傳迄于丁丑成二十卷其後積於卷軸未及編次
者尚牛腰然而其人亡者已十七八矣某之齒少于執事二
十有六天假之若至執事之年則此數十年中凡有詩未有
集有集未甚行者皆得取以見於世是匪獨可以慰夙心謝
亡者度亦執事所樂聞也撰杖何時千萬自重不宣

答錢曉徵學士書

孫大令來川未獲見也郵示來翰如接笑言喜與感并繼有
兩金川驚擾之事軍中大局忽更而大令與升之鑑南諸君
均以死綏告矣爲之縷縻不已某雖無恙聞老母驚疑回惑
經十餘日始定自惟無狀違定省五年于此又以此貽老母

憂不孝之罪尚可追耶師旅之命方亟旣未可以歸請而定
西將軍當代正人固所願依歸者且以禮相遇又未可設詞
以去也宋人詞云孤身去住都難正謂某此時光景爾但比
者白髮種種精神疲茶記一忘九實不堪爲當世用矣執事
在青宮授讀此 國家根本地區區稽古之榮尚不敢以爲
幸而竊有厚望焉相見何時來殷曉嵐道念不宣

與李

世傑

按察書

昨翼長致書購酒六七十背未審得否番人嗜酒特甚故鹽
茶烟葉皆取資內地而酒必自造三雜谷以青稞釀之小金
川則用麥且能製麴加以熊膽謂如是而酒始清鷄肋編云
番人嗜酒以蘆管吸於餅中又云糜穀釀成可撥醅取不醉
也蓋自古如此其俗婚喪宴會誦梵經彼此皆致酒而於戰

也亦然短接時有如醒如舞跳跟歌唱而前皆以酒力張其
膽而營中之德爾格木坪明正兵亦然今販者不常至有辱
然不終日之勢是以需是良亟子重執榼承漿因以辱軍事
而此非其比恐未及知也故縷悉以聞不宣
與趙少鈍書
前聞木果木事卽寓書瑞應甥屬其轉告爾時浪語流傳恐
非實據未忍遽以奉聞及前參贊大臣五公等來自美諾又
從副將軍而西途次所聞頗多可信比抵省見王升備述殉
難顛末不覺噉然慟哭失聲時顧晴沙觀察已於草堂寺側
立慰忠祠以祀二十六君卽劉富兩制府奏摺所陳者遂具
肴醴往奠祠下此數旬來間關兵火剩有餘生朋舊凋殘氛
禩方熾時時涕泪覆面所謂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尊甫先生

夙以文章稱海內今又大節炳如比諸古人實鮮匹偶况僕
與尊甫先生車笠之盟三十年於此平生事蹟耿挂胸臆間
擬爲長律傾寫而軍書旁午尚不暇以爲惟於和冲之詩及
與南明弟詩內稍陳一二錄以奉上可謂長歌當哭也尊甫
先生在日數數有相君之面老壽無疑吾等數人墓志必出
公手之語今果已先逝而僕又稍能爲古文刻石幽窆實爲
後死者之責異日成之以備信史至尊甫先生滇蜀諸詩足
下來於軍應悉攜其副以去近如索審淵畫一百五十韻和
雲松十二首皆曾見寄儻無存稿當別錄以郵於京師其往
來尺牘最夥工者不啻蘇黃今令小胥鈔出容俟續寄惟太
夫人多病下皆小弱弟解釋勸慰是在足下幸稍稍殺哀以
爲門戶計八千里外歸權何時薄寄賻儀以爲通路河邊隻

鷄斗酒之用攬涕作書不勝哽咽七月二十九日鄆縣雨夕
燈下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公十二首皆會見...']



